

研究論文

高屏六堆地區客家教育人物—以李添春、鍾國珍、徐傍興、溫興春為線索之考察*

黃文樹**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特聘教授

摘要

高屏六堆地區，是承載客家文化的重鎮，保留了相當多以教育為中心的敬文重教文化，有其特色。他們往往以接受高等教育作為個人潛能開展的憑藉，並以從事教育工作作為服務桑梓、奉獻社稷的媒介，體現出一種注重內在價值的文化精神，而有別於工商掛帥、唯經濟功利是瞻的傾向。出生於高雄美濃的李添春、俯仰於屏東內埔的鍾國珍、徐傍興，以及屏東高樹人溫興春等四位，都有豐碩的教育實踐與教育理念，可為高屏六堆地區客家典範的教育人物。截至目前，雖已有一些研究論著關注此一課題，但仍有進一步探析的空間。本研究以文本分析法為主，輔以歷史研究法，分別梳理李添春、鍾國珍、徐傍興、溫興春等四人的教育志業，剖析他們的教育思想內涵，最後提出結論。本文發現他們四人或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南臺灣六堆地區，或是剿匪、抗戰時

* 本文為客委會 106 年度經費補助研究計畫(客委會 106-07-03)成果，承蒙二位匿名審查委員惠示修正意見，特此致謝。

** 黃文樹，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特聘教授，電子郵件：wen@stu.edu.tw

空下的中國福建武平，各有不同的學經歷。戰後，他們均致力於臺灣各級學校教育工作，孜孜踐行教育專業與師道精神，堪稱都是教育達人。

關鍵字：高屏六堆地區、客家教育人物、李添春、鍾國珍、徐傍興、溫興春

Research Article

The Hakka Educational Figures at the Liu Dui Hakka Area of Kaohsiung and Pingtung: Li Tian-chun, Zhong Guo-zhen, Xu Pang-xing, and Wen Xing-chun as Case Studies

Wen-shu Huang*

Prof. of College of Liberal Education, Shu T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iu Dui Hakka area of Kaohsiung and Pingtung is the Hakka cultural quarter which preserves a large amou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e centered on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figures tend to receive advanced education to develop the personal potentials, devote their life to the educational career to serve their hometown an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and show the cultural spirit emphasizing the inner valu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utilitarian trend in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ociety.

Li Tian-chun, born at Meinong, Kaohsiung, Zhong Guo-zhen, and Xu Pang-xing inhabiting at Neipu, Pingtung, and Wen Xing-chun from Gaoshu, Pingtung are all experienced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concepts and can be regarded as the educational role models at the Liu Dui Hakka Area of Kaohsiung and Pingtung. Up to date, there have

* Wen-shu Huang, Prof. of College of Liberal Education, Shu Te University, e-mail: wen@stu.edu.tw

been some research papers concerning this issu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the space for further discussion. The study mainly adopts the textual analysis, and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will serve as a support to organize the educational career of the four persons, analyze their educational thinking and contents, and finally make the conclusion.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four persons growing up at the Liu Dui Area in the southern Taiwan in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or at Wuping, Fujian, China have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life experiences. After the war, they were all devoted to education in the schools of different levels in Taiwan. Their efforts in the educational profession and teaching spirit make them educational masters.

Keyword: Liu Dui Area of Kaohsiung and Pingtung, Hakka educational figures, Li Tian-chun, Zhong Guo-zhen, Xu Pang-xing, Wen Xing-chun

一、問題敘述

本研究所謂「高屏六堆地區」，指今日高雄市與屏東縣境內客家族群長久居住之地區，亦即以「六堆」為主的區域。回溯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派施琅（1621-1696）領軍攻臺，於澎湖擊敗明鄭軍隊，並於隔年在臺灣設府縣實施統治。依據鍾王壽（1902-1979）《六堆客家鄉土誌》之說，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軍續遣部隊，有一部分來自蕉嶺、梅縣的客家士兵，經輾轉屯田，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解隊被安置在濫濫庄（今萬丹鄉境內）墾荒。其後，這些客家人沿五魁寮溪開墾今竹田、萬巒、內埔一帶荒原；另溯麟洛河，發現麟洛、長治林地；再由隘寮溪墾殖高樹大路關、里港武洛，最後又開墾佳冬、新埤等，不出數十年，便結成了客家庄百餘處¹。與鍾氏觀點不同，日本學者伊能嘉矩（1867-1925）《臺灣文化誌》則以為，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十六年之際，廣東鎮平（今蕉嶺）、平遠、興寧、長樂等縣客家人來臺，因府城一帶田園已為閩人占墾，乃相率向下淡水溪（高屏溪）以東尚未拓墾的荒地移居，協力開墾²。二說雖有差異，但都指出客家人在清康熙中葉後大量移墾高屏河流域以東地區的史實。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1690-1722）事變，上面這些客家庄組成自衛團體——六堆，分別是：先鋒堆萬巒，中堆竹田，前堆麟洛與長治，後堆內埔，左堆佳冬與新埤，右堆美濃與高樹。至於今日高屏客家的重鎮美濃，實際開發稍晚。根據《美濃鎮誌》，清乾隆元年（1736），里港武洛庄的林豐山、林桂山兄弟與他們的團隊夥伴，選擇靈山下凹地建新家園，並將開闢之地命名為瀾濃³。

¹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長青出版社，1975年初版），頁70。

² 伊能嘉矩著，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誌》下卷（臺北：臺灣書房，2011年3月初版），頁167。

³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美濃：美濃鎮公所，1997年4月二版），

1920年，日人改稱為美濃，沿用至今。

依行政院客家委員會《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經推估我國2,316.2萬人口當中，有419.7萬人（佔18.1%）為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其中，屏東縣客家人有207.0千人，佔全縣人口的23.7%（為全國二十二縣市第六高）；高雄市客家人有321.7千人，佔全市人口的11.6%（為全國二十二縣市第十二高）⁴。高屏六堆地區的鄉區概被政府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指客家人口到達全鄉鎮區三分之一以上者），各鄉區之客家人口數及比例依序是：（一）高雄美濃37.2千人，佔86.63%；（二）屏東竹田13.2千人，佔71.41%；（三）屏東麟洛7.8千人，佔68.15%；（四）屏東內埔36.9千人，佔63.65%；（五）屏東新埤5.7千人，佔53.56%；（六）高雄杉林6.1千人，佔51.25%；（七）屏東萬巒10.7千人，佔48.72%；（八）高雄六龜6.5千人，佔44.07%；（九）屏東長治13.4千人，佔43.34%；（十）屏東高樹11.2千人，佔41.89%；（十一）屏東佳冬8.7千人，佔40.63%⁵。這十一個鄉區，即本研究之明確研究區域範圍。

客家人向來是一個重視文化與教育的族群，歷史上有許多相關的記載，敬重文明、尊尚古聖，早已成為客家族群自我誇耀的傳統。一般認為，客家人敬字崇文的傳統，在高屏六堆地區的保留尤為明顯⁶。六堆客家人往往以力求接受高等教育作為個人潛能

頁35-38。

⁴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年4月初版），頁31-32。

⁵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附表A-1-A-2。

⁶ 劉還月，《臺灣的客家人》（臺北：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4月初版），頁107、113、121-122；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主編，《新個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頁42、52。

開展的憑藉，並選擇從事教育工作作為服務桑梓、奉獻社稷的媒介，體現出一種注重內在價值的文化精神，而有別於工商掛帥、唯經濟功利是瞻的傾向。

敬尚文教成了高屏六堆地區客家族群的社會良好風氣與多數家庭一脈承傳的優質家風，從而造就了為數甚夥的取得科名與高級學位的人才。根據調查，有清一代，全臺四位客家籍進士中，有三位是六堆子弟：一是美濃黃驤雲，道光九年（1829）進士，任工部郎中；二是長治張維垣（1827-1892），同治十年（1871）進士，任浙江遂昌知縣；三是內埔江昶榮（1841-1895），光緒九年（1883）進士，任四川知縣，後返臺南府任教。另外，舉人（扣除上面三位進士）則至少有十五人，其中，美濃有謝天申等五人，內埔有曾中立等三人，長治有張維楨等二人，其他六堆地區但無法確定哪一鄉的客家舉人有劉仁海（1845-1899）等五人⁷。至於貢生與秀才更超過百人之數。此外，截至1996年之可靠資料統計，光是美濃一地「博士」共有109人⁸。到2004年，美濃已產出近180位博士，在全臺鄉鎮名列前茅⁹；而獲有碩士學位者更是上千人。其他擔任各級學校校長、大專院校各級主管、各級政府機構主管、各級民意代表、各企業負責人等，多至不可勝數。這些教育成就，與當地敬文重教文化氛圍應有密切的內在聯繫關係。

出生於高雄美濃的客家人李添春（1899-1988），獲有東京駒澤大學文憑，歷任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囑託」、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教授、泰北中學校長等，在農業教育、佛教研究諸方面，有傑出之成就。曾設「獎學金」嘉惠家鄉學子。被譽稱是：「臺北的美濃

⁷ 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六篇教育篇》（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2001年11月初版），頁5-11。

⁸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頁1078-1087。

⁹ 吳振賢，《客家人的教育觀——以美濃地區客家人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4年10月，未出版），頁3。

伯公」¹⁰；「為佛教文化發聲」的「文化大德」¹¹；「牧童出身」的「人人景仰的臺大教授」¹²等。

生命後半期居住於屏東內埔的客家人鍾國珍(1907-1999)，師範教育專業出身，歷任小學教師、主任、校長，以及中學教師，中間還擔任過縣長、國大代表等，於教育事業多所建樹。特別是他過去發表了諸多具有教育革新意義的觀點，直到今天尚且發人深省。其筆力警銳，詩文被讚為「氣韻沉雄」¹³。卒後被鄉史列為「鄉賢」¹⁴，永誌史冊。

另一位六堆客家族群教育家徐傍興(1909-1984)，畢業於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944年取得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歷任臺大醫院第一外科主任、臺北徐外科院長、中山醫專(今中山醫學大學)校長，先後創辦美和中學、美和護專(今美和科技大學)，並任美和護專校長。扶持美和青少棒、青棒，合計奪得二十次世界冠軍王座。學界積極評價為「奉獻鄉梓的教育家」¹⁵。卒後同前述鍾國珍一樣被鄉史列入「鄉賢」¹⁶，受後人景從。

至於屏東高樹客家人的溫興春(1926-2012)，畢業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歷任多所中學教師、

¹⁰ 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八篇藝文篇》(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2001年11月初版)，頁166。

¹¹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記錄，《人間佛教佛陀為懷》(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5月初版)，頁248。

¹² 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十一篇人物篇》(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2001年11月初版)，頁124。

¹³ 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八篇藝文篇》，頁173。

¹⁴ 曾慶貞、張添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屏東：屏東縣客家聯合扶濟發展會，2007年11月初版)，頁91。

¹⁵ 涂順振，〈徐傍興：奉獻鄉梓的教育家〉。載國立教育資料館編《教育愛：臺灣教育人物誌 III》(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2008年10月初版)，頁79-96。

¹⁶ 曾慶貞、張添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頁93-95。

主任、校長，又任立法委員、美和護專校長，教育是其一生志業。其在教育崗位上，留下許多佳績，口碑無數。而在立法委員任內，又為教育委員會召集人，對各級教育之興革，提出不少建設性的卓見，影響作用匪淺。在南臺灣，他被稱為「傳承六堆興學」的「校長頭」¹⁷，應是名至實歸。

由上面的簡述可知，高屏六堆地區客家教育人物李添春、鍾國珍、徐傍興、溫興春等四人，都有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且都擔任過各級學校校長，無論教學理念與學校行政思維，概有諸多珍貴的內容與義涵。究竟他們四人的教育行誼有哪些？其教育理念為何？都有待客觀探討、分析。職是之故，本研究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法，輔以歷史研究法，針對李、鍾、徐、溫等四人的教育實踐與教育觀點進行述論。

二、文獻探討

隨著族群意識的抬頭及學術研究的興盛，無論是「客家學」或「六堆學」，皆呈現日益熱絡之現象，這方面的論著已逐漸累積，衡諸各大型圖書館中概有不少此領域圖書及期刊，連小小的美濃圖書館，都設有「客家文化圖書專區」，足見其可觀之一斑。

近四十年來，有關高屏六堆地區人物之研究，已有不算少的論著問世，諸如：鍾怡彥（2014）、溫蘭英（2014）、曾美芳（2014）、葉倫會（2014）、鍾秀梅（2013）、張伊蓉（2013）、洪馨蘭（2011）、何來美等（2011）、林竹貞（2010）、尹章義（2008）、林正慧（2008）、曾彩金（2008）、張維安等（2008）、涂順振（2008）、簡炯仁等（2007）、李藍海與曾慶貞（2007）、徐宏志（2007a）、徐宏志

¹⁷ 何來美編，《客家身影：客家典範人物》（新北：聯合報公司，2011年6月初版），頁214。

(2007b)、張添雄(2007)、曾寬(2007)、曾慶貞與張添雄(2007)、溫春蘭(2007)、曾彩金(2006)、黃森松(2006)、曾純純(2005)、黃鴻松(2005)、黃建德(2004)、蕭盛和(2004)、宋美盈(2004)、邱貴雄(2004)、郭勤有(2004)、蔡明坤(2004)、張典婉(2004)、鍾孝上(2004)、王淑慧與蔡明坤(2003)、曾喜城(2003)、張添雄(2003)、黃國忠(2003)、郭維雄(2003)、邱日盛(2003)、宋義達(2001)、邱麗珠(2001)、李明恭(2001)、簡炯仁(2001)、劉還月(2001)、曾彩金(2001a)、曾彩金(2001b)、曾彩金(2001c)、劉還月(2000)、江燦騰(1997)、林瑞景(1997)、劉盛興(1997)、王紹卿(1997)、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1997)、李允斐等(1997)、楊碧川(1997)、卜國光(1996)、王金塗與蘇月琴(1995)、陳城富(1994)、林松友(1994)、鍾永發(1994)、鍾秉光(1994)、鍾永發(1993)、黃森松(1993)、劉正一(1989)、卜國光(1985)、耿殿棟(1985)、劉榮標(1984)、彭榮傑(1984)、傅慶騰(1984)、李壽和(1984)、童福來(1984)、鍾鐵民(1984)、鍾王壽(1975)等¹⁸。這些論著，有的是博碩士論文，有的是田野調查成果報告，有的是專書，有的是期刊論文，有的是地方誌，有的是文史工作紀錄，有的是回憶文、紀念文，內容或多或少記載、討論到高屏六堆客家族群從過去到現在包括教育人物在內的各領域人才的介紹與分析等，提供了本研究有關之資料、訊息與相關觀點。

上面這些研究論著，研究範圍大小互見，主題參差，方法不一，所得結論各有發現。大致看來，學界對於李添春、鍾國珍、徐傍興、溫興春的研究，聚焦於徐傍興，其次是李添春、溫興春，而針對鍾國珍的探討，則相對稀少。此處就這些研究論著與本研究較有關係者擇要探討如下：

¹⁸ 以上所列七十四筆「作者(出版年)」之完整書目資料，詳見文末「參考資料」。

（一）關於李添春的研究

1984年，李添春著，由陳國政編的《李添春教授回憶錄》¹⁹，除李教授的回憶錄之外，尚收有二十位鄉親故友及學生等懷念李教授的文章，其中劉榮標（1914-）、彭榮傑、傅慶騰、李壽和、童福來、鍾鐵民（1941-2011）等人的文章，都觸及李教授教學生活點滴、人格風範，以及照顧、提攜、獎助美濃旅北學子之概況。1997年，江燦騰（1946-）《臺灣當代佛教》闢有一小節「和尚出身的臺大教授——李添春」，略述他的學經歷，指出：「李添春在日本曹洞宗辦的駒澤大學畢業後，將臺灣的佛教學研究，帶入新的水準²⁰。」2001年，曾彩金（1946-）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十一篇人物篇》，勾稽了李添春學經歷、人格特質及在農業學、佛學上之成就，指出：

當時本省籍人士於大學任教職者有如鳳毛麟角，而李添春教授為其中佼佼者，以一佃農之子出身的牧童，而成為人人景仰的臺大教授，除了個人天賦稟異，尚須有不斷鑽研新知之勤奮。李添春的成就絕非僥倖而來²¹。

賦予極高的品評。

（二）關於鍾國珍的研究

2007年，曾慶貞與張添雄合作編著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將鍾國珍列為「內埔鄉先賢列傳」之一，〈鍾國珍傳〉內容係整理並略為改寫自曾彩金總編纂之《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十一篇人物篇》中對鍾氏之介紹。此傳指出：「鍾

¹⁹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臺北：冠芳印刷公司，1984年5月初版）。

²⁰ 江燦騰，《臺灣當代佛教》（臺北：南天書局，1997年1月初版），頁75。

²¹ 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十一篇人物篇》，頁124。

國珍先生……人生經驗豐富，加以文筆銳利、文思敏捷、善於紀錄，遺留了珍貴不朽之著作²²。」

（三）關於徐傍興的研究

1994年，屏東美和中學編有《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²³，收有徐富興、李梅玉（1919-2004）、鍾秉光（1934-）、林松友、涂順振（1948-）、李清冠、張秀月等人所寫有關他辦學的行誼、建樹與軼事。1997年，劉盛興（1956-）《六堆客家鄉土人物誌》，共列述八位重要人物及六堆歷任大總理與副總理，徐傍興是八位當中一人，其標目為「徐傍興——醫生教育家」，指出：「（徐）擔任中山醫專校長與美和護專校長、美和中學董事長期間，對窮困學生常代墊學費的舉動，令人感動，因此他的門生也多，是一位頗受師生愛戴的校長²⁴。」2001年，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十一篇人物篇》，精要介紹了徐傍興的生平與對醫療、教育、棒球運動等之付出與貢獻。指出1984年徐氏與世長辭時，「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特頒『教澤貽徽』四字，以表彰其教澤長存，儼然夫子的典範，足堪為後世的楷模²⁵。」

2003年，曾喜城（1949-）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²⁶，共蒐羅10篇佳構，其中黃國忠（1937-）〈徐傍興博士的教育精神〉、郭維雄〈一代良醫兼良師〉，以及邱日盛〈回憶——美和中學創辦人徐傍興博士在教育方面的貢獻〉等三文，對吾人認識與瞭解徐

²² 曾慶貞、張添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頁91。

²³ 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屏東：美和中學，1994年7月初版）。

²⁴ 劉盛興，《六堆客家鄉土人物誌》（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6月初版），頁88。

²⁵ 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十一篇人物篇》，頁83。

²⁶ 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屏東：屏東縣屏東平原原鄉文化協會，2003年12月初版）。

氏的教育實踐與信念，提供了第一手資訊與近距離觀察。同為 2003 年，宋美盈《徐傍興與臺灣六堆客家發展》²⁷，除了梳理徐氏個人生涯歷程，著墨其對六堆客家族群發展之作為，並論述徐氏對臺灣棒球運動與臺灣客家文化所產生之影響。2007 年，曾慶貞與張添雄共同編著《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將徐傍興同鍾國珍一樣列入「內埔鄉先賢列傳」。
〈徐傍興傳〉係綜合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鍾定邦《內埔鄉誌》，以及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十一篇人物篇》等介紹徐氏之資料整理而成。該傳指出：「徐傍興先生待人正直勤謹、樂善好施，又富有幽默感、易於親近，為其有今日大成功之一要素²⁸。」2008 年，涂順振〈徐傍興：奉獻鄉梓的教育家〉一文，載於國立教育資料館編印、刊行的《教育愛：臺灣教育人物誌 III》中，標誌了徐氏在當代臺灣教育史不可抹滅之地位，文中特別表揚其無私無我的教育精神²⁹。

（四）關於溫興春的研究

2006 年，曾彩金在《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表示：

從口述訪談中我們發現，他辦學成功的要領說穿了，就是本著教育良心、深信人性本善、激勵師生士氣、以禮相待教職員工，自己則以身作則，身先士卒，這就是他在教育界服務時辛苦建立的「大蕃薯風格」：用心、認真、負責³⁰。

²⁷ 宋美盈，《徐傍興與臺灣六堆客家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未出版）。

²⁸ 曾慶貞、張添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頁 95。

²⁹ 涂順振，〈徐傍興：奉獻鄉梓的教育家〉，頁 79-96。

³⁰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屏東：六堆文化研究學會，2006 年 12 月初版），頁 6。

此處的「大蕃薯」³¹指的是溫氏本人。2011年，何來美編《客家身影：客家典範人物》，分別列舉文學、藝術、戲曲與音樂、企業、醫學與保健、政治、影視、學術、體育、民間產業、客家文史、鐵路與油礦、媒體、教育、公益及其他等十五類客家人物，當中，將溫興春列為「政治」類人物，介述他在立法委員任上的表現³²。

上面這些針對李添春、鍾國珍、徐傍興、溫興春之研究，大體都能以他們的有關著述、行蹟為據，探討其行誼、事業、教育之跡等，各有論點與發現，皆具有參考價值。惟同時梳理他們四人，並從教育學切入，加以綜合與分析的研究，則尚付闕如，確實還有很多探討空間。

由上述可知，高屏六堆地區客家族群是一頗具文教特色的族群，李添春、鍾國珍、徐傍興、溫興春等四人，堪為六堆客家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之人物。本研究植基於上面這些研究論著的基礎之上，進行全面而客觀之探討，盼能對此一課題獲得更深化廣化之研究發現。

三、李添春的教育行誼與教育理念

李添春³³童年時代，因家貧替鄰居放牛，甚至曾遠離家門，越過一重山到外地當了一年契約牧童，每夜住宿在牛欄旁邊的竹製床鋪上。他於1909年（時年十一歲）入當地秀才陳星橋的私塾³⁴，

³¹ 七十年前，旅居臺北市就業、就學的六堆人士不少，因為有同鄉之誼，平時往來頻繁。後來鍾王壽、鍾樂上（1908-1997）等人發起成立「旅北六堆同鄉會」，他們若有聚會，餘興節目通常是摸彩活動。在一次抽獎中，年輕的溫興春摸中了「大蕃薯獎」，獎品是一個大水桶，從此，大家就以「大蕃薯」的綽號戲謔他，這就是「大蕃薯」的典故。

³² 何來美編，《客家身影：客家典範人物》，頁214-217。

³³ 關於李添春的生平傳略，可參見：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第九篇〈人物傳略·李添春傳〉（頁1039-1040）等。

³⁴ 私塾，又稱書房、學堂、書館、民學。凡有三種設立情況：一是讀書人自行開設者；

接受漢學啟蒙教育，讀了《三字經》、《昔時賢文》、《千字文》等書，使他在待人處事方面得到很多的啟示。翌年，進入美濃公學校³⁵就讀，接受日本統治者為臺籍學童所實施之國民基本教育。二年後休學，到基隆靈泉禪寺³⁶當小沙彌，開始過著僧侶的生活。

1913年，中國大陸佛教界頗負盛名的會泉法師³⁷來臺，在靈泉禪寺開辦「愛國佛教講習會」，李添春被派為侍者，大約有四十多人同時研習《心經》和《金剛經》。當時，李氏曾向會泉法師以「萬法歸一一歸何，神光不識問達摩³⁸」問題請益。分手時，蒙會泉法師贈送《梵網經》一本³⁹。

1915年，時年十七歲的李添春寫下七言詩〈座右銘〉一首，每天必吟誦一次。詩云：「男兒立志出鄉關，學業不成死不還。埋

二是鄰保鄉里合資開設、延師教學者；三是紳士股戶獨立延師以教授子弟者。學童通常七歲入學，修業年限不定。教學方式有點讀、背誦、默寫，習字則為認字、模寫。課程有《三字經》、《昔時賢文》、四書、《孝經》等。教育目的主要有二：習得基本語文教育與基本生活知能，此其一；預備科舉考試，此其二。

³⁵ 公學校是日本總督府在臺對臺籍兒童所設初等教育機構，法令依據是1898年公布之《臺灣公學校令》。至1919年，《臺灣教育令》公布，將公學校修業年限訂為六年。

³⁶ 靈泉禪寺，位於基隆東郊月眉山。為臺灣佛教發祥寺之一。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由福建鼓山湧泉禪寺善智（1852-1906）、妙密（?-1901）、善慧（1881-1945）三法師相繼營建而成。該寺以安僧弘法為主旨，特重文教工作，創辦有佛學禪林、佛教學院，培育僧材。

³⁷ 會泉法師（1874-1943），福建同安人，俗姓張。年十九，依廈門虎溪岩善溫法師出家，二十歲禮漳州崇福寺佛乘法師受具足戒，並依之學律，復請益於南普陀寺喜參法師，歷參印光、諦閑、月霞諸師。曾於南安雪峰寺講《楞嚴經》、基隆靈泉禪寺講《金剛經》。1913年，接任承天寺住持。1924年，南普陀寺改為十方道場後，膺選為首任住持。

³⁸ 神光，是中國禪宗二祖慧可（487-593）的號。年四十，問法於初祖達摩（?-540，天竺人），一見悅之，奉以為師。達摩以四卷《楞伽經》授可，云：「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從學六載，精究佛乘。其傳承脈絡見載於唐·釋道宣（596-667）《續高僧傳》（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大正藏》第50冊，1996年9月修訂一版），卷16〈菩提達摩傳〉（頁551中-下）及〈釋僧可傳〉（頁551下-552下）。

³⁹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49。

骨豈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⁴⁰。」不僅立定窮究學問之高遠志向，明示相對於俗眾由生至死只求一安息墳地的淺陋生命之超越，同時對未來抱持願景，相信人間到處有青山，可以發揮長才，為社會與文化作出貢獻。

1917年，李添春進入位於臺北士林的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⁴¹（泰北中學前身）就學；1920年畢業。隔年，插班入學於日本山口縣曹洞宗第四中學林四年級。在日求學這期間，生活與課業雙重壓力不小，但無人可哭訴求援，只得告訴自己：「船已開出了絕不回航，即使到了最後關頭也要咬緊牙根衝破⁴²。」就這樣念了二年，終於在1922年畢業。旋順利升入日本東京曹洞宗大學高等部深造，1924年畢業。其後於1929年取得日本東京曹洞宗大學改名的駒澤大學文學部文憑。

李添春駒澤大學的畢業論文是《臺灣在家三派之佛教》。所謂「在家三派之佛教」，指的即是臺灣齋教三派——先天派、金幢派、龍華派。由於學界對此課題，從未有人研究過，所以他研撰起來特別吃力。結果畢業時得到「永松獎」⁴³，這是駒澤大學頒贈的極大的學術獎勵。

取得文憑後，李添春返臺任職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職稱是「臺灣宗教調查事務囑託」，主要工作是與日本學者增田福太郎⁴⁴一起調查臺灣全島的宗教概況，約一年到處進行田野調查，並

⁴⁰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4。

⁴¹ 臺灣佛教中學林，為日本曹洞宗臺灣別院於1917年創設之中等教育機構，屬三年制，公學校六年畢業或同等學歷均可申請入學。對象是臺灣人僧侶、齋友，但自第三屆起，就不拘。課程是曹洞宗義、佛教學、修身、日語、日本史地等。畢業後可編入日本山口縣的第四中學林。1947年改名泰北中學。

⁴²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51。

⁴³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9、52。

⁴⁴ 增田福太郎（1903-1982），日本新瀉縣人。1927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畢業。1929年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之託，來臺負責調查臺灣的宗教，其助手是甫自日本留學返臺

搜集了很多書籍資料等。而此後，由於李添春與增田氏合作愉快，為李氏之後三十四年從事高等教育，結了良好機緣。以下分述李氏的教育行誼與教育理念。

（一）李添春的教育行誼

1932年，增田福太郎被派往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農業經濟研究室擔任農業法律副教授。由於增田氏想繼續研究宗教，再三希望李添春擔任他的助手，李氏只好答應，就被任命為臺北帝國大學農經系助教。在李添春擔任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助教初期，他跟從多位教授研習了各種農業知識，特別是農業法規，德文也是進修課程之一⁴⁵。依當時規定，助教可授課，李氏開授的課程是農業法律及農業經濟學⁴⁶。

1936年，增田氏回日本任教於廣島大學，李添春則轉任為奧田彧⁴⁷教授的助教。1940年，李添春與奧田教授連名發表《海南島農村經濟論》⁴⁸。不久，李添春就參加了東京帝國大學的農業經濟學會。回來後和臺灣總督府各技師到海南島調查農林業，與奧田教授及山分一郎三人共同合作執行土地制度的調查，他們的調查成果是《海南島土地制度調查復命書》⁴⁹。

的李添春。1930年升任臺北帝國大學副教授。1939年轉至日本文部省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任職。1961年取得京都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之後歷任福岡大學法學科教授、亞細亞大學法學部教授。

⁴⁵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53。

⁴⁶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210。

⁴⁷ 奧田彧（1893-?），日本愛知縣人。1917年東北帝國大學農業部畢業，後留學英、德、美等國研究農業經濟學。1927年自岐阜高等農校轉任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校教授，翌年升任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教授。1943年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分設理學部、農學部，於1945年接任農學部主任。

⁴⁸ 奧田彧、李添春，《海南島農村經濟論》（臺北：野田書店，1940年6月初版）。

⁴⁹ 奧田彧、山分一郎、李添春，《海南島土地制度復命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41年10月出版）。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李添春受國府委託參與接收大學的事務。這年，他升任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副教授，開授農業法律學及民法課程⁵⁰。1952年，日本東京舉辦第二屆世界佛教徒大會，我國政府派出李添春等代表五人⁵¹出席。1957年7月，升任正教授。

1965年2月1日，李添春自國立臺灣大學退休，轉任臺北市私立泰北中學校長。惟因個性鯁直，不喜逢迎，因此只做了一學期校長職位就急流勇退，成為泰北中學任期最短的校長。其後，臺中順天堂醫院邀請他去主持；1974年又受聘基隆佛教居士林住持兼管理人等職務，任職期間都很短。他表示：「天生個性，不容苟合於世俗，但自恃平生行事都能對得起自己良心，且能盡忠職守⁵²。」這段自述應是符應史實的。

1976年11月，李添春罹狹心症。1977年1月，患腦血栓。1978年，李氏時年八十歲，東渡日本東京依次子俊生，在那裏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住進當地八王子市善德比亞療養院。1985年，李氏在療養院寫下〈自嘆〉一詩，其文云：

三樓獨坐暗傷神，七載病牀伴此身。
不負孩兒求學問，誰知時代輕老人。
新辭妙曲題此恨，詩書物產任委塵。
此生不堪空回首，生涯唯有佛相親⁵³。

詩文中表達了晚年臥病療養院的孤寂感，回顧一生發現佛教與他最相親，意味佛法是他那時際的生命津梁。

⁵⁰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211。

⁵¹ 另四位代表是：章嘉大師(1890-1957)、印順法師(1906-2005)、趙恆惕(1880-1971)、李子寬(1882-1973)。

⁵²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53。

⁵³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75。

李添春著有《李添春教授回憶錄》、《臺灣省通志·人民志宗教篇》、《海南島農村經濟論》、《海南島土地制度調查復命書》、〈臺灣佛教的特質〉、〈臺灣佛教史料——上篇曹洞宗史〉、〈明末清初的臺灣佛教〉、〈齋教概說〉、〈寺廟管理人制度批判〉、〈臺北地區之開拓與寺廟〉等論著⁵⁴，對臺灣農業教育與學術，以及臺灣佛教史研究與佛教制度改革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他作育英才，桃李滿天下，前總統李登輝（1923-）即其中佼佼者之一。此外，他於1984年為獎勵家鄉優秀子弟向學，發揚客家優良文化傳統而特設「李添春教授獎學金」⁵⁵。該獎學金辦法，分二部分，一為國中部分（限就讀美濃鎮內國中畢業生），一為留日大學院部分（凡家鄉子弟進入日本立案之大學院攻讀研究所者），獎學金相當高，嘉惠學子甚大。

（二）李添春的教育理念

從上述李添春的教育行誼，可知他在教育上付出最多的是國立臺灣大學的任教生涯。此處歸納其教育觀點如下：

1、樂育英才為國用

李添春前後三十四年奉獻心力於國立臺灣大學，在教育薪向上，他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誠人生一大樂事。粉筆生涯一輩子，換得無數門生，個個都能蔚為國用，這是生平最感安慰的事⁵⁶。」李添春門下優秀弟子頗多，諸如：前總統李登輝、鄭冠禮（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陳超塵、劉富善、黃際鍊、許文富（以上四人皆為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童福來（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任職於加拿大政府農業部，其後返

⁵⁴ 李添春著作頗多，請參見文末「參考資料」。

⁵⁵ 〈李添春教授獎學金辦法〉，載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217-218。

⁵⁶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54。

臺擔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經企管技術系主任)等。對於這些學生，李添春說：

這些同學大都擁有博士的頭銜，在學業上深造有得，有的留校繼續傳遞薪火，有的遠適異域，有的服務政界，像李登輝同學，他原為留學日本京都大學的學生，臺灣光復後由日本轉學臺灣大學繼續深造，剛好由我擔任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也許是同宗的關係，他在結婚時還請我做月下老人呢。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李同學已由臺北市長，而臺灣省主席，對於國家、社會貢獻殊多，寄望臺大校友都能向李主席看齊，好似一根火柴棒，盡量燃燒自己，照亮人群，人生才不致白走一遭⁵⁷。

他期許學生發揮長才，為社會、為百姓謀幸福。這是極為中肯的。

上面提到的童福來曾撰〈永懷愛心的李添春先生教授〉一文，足資李氏教育英才以為國用的註腳。童氏云：

大二那年，我又選修了添春教授的「農業法規」課程，講課資料係以其自編的教材為主，內容簡明，又切實用，深入淺出，易使學生領悟。從事於實際研究工作時，亦是由他親自指導學生找資料，分析、統計以及作各種推論，奠定了我日後對研究工作有興趣之路。此正顯示他是以作育英才為己任的人⁵⁸。

李添春孜孜培育人才以為國家社會之用，實有大功。

2、人格感化當優先

在教育原則上，日治時期的施教方式是斯巴達式的，教師地位神聖不可侵犯。中小學教師體罰學生視為教學當然手段，廣被

⁵⁷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54。

⁵⁸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118。

採用。對此，李添春不予苟同。他指出，光復後，隨著民主自由的教育思想的引進，逐漸實施愛的教育，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自尊自愛的人格教育，才是教育的正軌。他說：「在臺大三十多年的教書生涯，我一向主張人格的感召，教師以身作則，不言而化⁵⁹。」

李添春重視人格感召的教育力量，可從徐傍興的長期觀察得到印證，徐氏說：

日治時期，……李（添春）教授由臺大配住青田街宿舍，我也由臺大配住溫州街宿舍，兩地相去不遠，更有機會向李教授請益。他是一位篤厚長者，深受佛理的薰陶，具有悲天憫人的胸懷。李教授常在授課之餘走訪各地寺廟宏揚佛法。平生以助人為樂，受過他幫助、照顧的人不知凡幾，受其人格感召，個個都成就非凡⁶⁰。

這段話誠然不虛，徐氏本人即深受李添春人格感召的影響，他表示：

世變的滄桑、人事的紛擾，我始終相信人生在世間短暫的旅程中，最寶貴的莫過於對人類的愛心、耐心與恆心了。身為一位外科醫生需要膽大心細，具有老鷹般銳利的眼力、耐久力，靈敏修長的手等。當我做開業醫生時，對於有錢的人毫不客氣地多拿了醫藥費，但是對於貧苦的人，不但不收分文，還送藥，資助車馬費等，誠如李教授所說的「菩薩心腸」、「助人為樂」⁶¹。

菩薩利他精神，的確從李添春的人格感召遞嬗到徐傍興的仁心仁

⁵⁹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54。

⁶⁰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82。

⁶¹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82。

術上。

3、師表原來牧牛家

在師道信念上，李添春晚年在日本有〈悟境〉詩一首，象徵著他大半輩子執教杏壇的最後體悟。該詩云：「師表原來牧牛家，每天夜裡送晚霞。老來外國淘日月，人牛雙忘餘空華⁶²。」第二句「每天夜裡送晚霞」，非常形象地描繪牧牛人一天的工作。而第一句，將師表比擬為牧牛人，此一牧牛人是從李氏小時為人牧牛連結到成學後擔任臺灣最高學府教授，雖然中間角色職位有鉅大變化，但在扮演角色功能之際，所踐行的照顧、養護、培育的態度與精神是相通的。就牧童而言，把牛群看顧好，讓牠們吃到好草，且吃得飽，同時不致犯人苗稼，到了黃昏，領著牛群安全回到牛欄，以完成每天的任務，這當是李添春做為契約牧童，負責盡職的寫照。後來他擔任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教授，不但把所學傾囊授與學生，而且加以解惑，引導青年學子深化廣化課業，這是他成為人人景仰的教授的緣由。

當然，此詩之名為「悟境」，其意涵宜有更深入的分析。作為農業學專家兼佛教學學者，李添春此詩中的「牧牛」，其實質意義是從佛教禪宗「牧牛圖」推演而來的。《佛遺教經》（又名《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云：「汝等比丘，已能住戒，當制五根⁶³，勿令放逸，入於五欲⁶⁴，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

⁶²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6、78。

⁶³ 五根，指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亦即司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之五官及其機能。以此五根加上意根（心），則稱為六根。五根除能攝取外界之對象外，並能引起心內五識之認識作用。

⁶⁴ 五欲，指染著色、聲、香、味、觸等五境所起之五種情慾。即：（1）色欲，謂男女之形貌端莊及世間寶物之種種妙色，能使眾生樂著無厭；（2）聲欲，謂絲竹與環珮之聲及男女歌詠等聲，能使眾生樂著無厭；（3）香欲，謂男女身體之香及世間一切諸香，能使眾生樂著無厭；（4）味欲，謂各種飲食餽饋等美味，能使眾生樂著無厭；（5）觸欲，謂男女之身有柔軟細滑、寒時體溫、熱時體涼及衣服等種種好觸，能使

苗稼⁶⁵。」宋朝的廓庵師遠⁶⁶禪師曾作《十牛圖頌》，流傳至今⁶⁷。此《十牛圖頌》表現禪宗修行次第的十幅圖畫，各圖都以牛為喻，圖的名稱依次為：尋牛、見跡、見牛、得牛、牧牛、騎牛歸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還源、入廬垂手。這裏，用牛來比喻眾生的佛性⁶⁸，有其經典上的淵源⁶⁹。這十段歷程，可用下列四個階段加以說明：

- (1) 起步摸索：尋牛、見跡、見牛。
- (2) 證悟、見性：得牛、牧牛、騎牛歸家。
- (3) 功夫純熟：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還源。
- (4) 度化眾生：入廬垂手。

取《十牛圖頌》對照李添春的〈悟境〉，可知末句「人牛雙忘」，就是「人牛俱忘」，屬於功夫純熟階段。故〈悟境〉「師表原來牧牛家」的真義是，為人師表者最重要的信念，在於協助學生去除貪、嗔、痴三毒，提醒學子時時料理自己的心性，不致誤入邪曲，不致淪溺迷妄。能料理己心，我們的心思意念就可以清靜、自在，一如「晚霞」般美好，久之達到人牛雙忘境界，亦即臻於佛教所謂「能所⁷⁰雙泯」——人是「能看」，心是「所看」，兩者雙泯，證

眾生樂著無厭。

⁶⁵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遺教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大正藏》第12冊，1997年10月修訂一版），頁211上。

⁶⁶ 師遠，宋僧，字廓庵。合州（重慶合川）魯氏。依彭州大隨元靜禪師受法。住常德梁山。有《十牛圖頌》一卷。其生平可參見宋·釋普濟《五燈會元》（臺北：文殊出版社，《禪宗全書》第8冊，1988年4月出版），卷20〈梁山師遠禪師傳〉，頁1324-1326。

⁶⁷ 釋聖嚴，《牧牛與尋劍》（臺北：東初出版社，1990年2月二版），頁224-225。

⁶⁸ 佛性，又作如來性、覺性，即佛陀之本性，或指成佛之可能性、因性、種子。依佛法，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凡夫以煩惱覆而無顯，若斷煩惱即顯佛性。

⁶⁹ 《法華經》有羊車、鹿車、牛車之喻。該經以羊車（以羊挽車）、鹿車（以鹿挽車）、牛車（以牛挽車）的三種交通工作，譬喻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的三乘。詳見姚秦·鳩摩羅什譯《法華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大正藏》第9冊，1996年9月修訂一版），卷2〈譬喻品第三〉，頁12下-13中。

⁷⁰ 能所，即「能」與「所」之並稱。某一動作之主體，稱為能。其動作之客體（對象），

悟到空性⁷¹（佛性）。

4、多元襄助迪後生

在鄉梓教育上，雖然李添春的教師生涯都在臺北，但六堆鄉梓的後生每年都有不少人負笈北上，就讀臺北的大專校院，他們往往就近得到李教授的多元襄助，在生活與學業各方面獲益良多。李氏對鄉親後生的襄助可析為下列二層面：

一是，擔任同鄉會會長，服務旅北後生。在李添春任教臺灣大學期間，高屏客家族群鄉親在臺北有六堆旅北同鄉會及美濃旅北同鄉會兩個團體，其中六堆旅北同鄉會的會期不一定，有人發起時就開。日治時代，該會推舉李添春任會長。美濃旅北同鄉會，主辦人是在臺北的美濃學生為主體，每年舉辦一次，由各學校主辦，無論哪一學校主辦，每次開會時，必到李宅徵求李添春的意見。據李氏的說法，他每次都為著節省學生父兄的負擔起見，選擇場地寬大的佛寺，而且是與他有好因緣的佛寺，他就一個人先去交涉、溝通，請寺方儘量減低學生負擔，而且換換學生飲食口味，共食一餐素菜，有時商請住持講一些人生修養的話。這些佛教道場有北投法藏寺、中和圓通寺、五股凌雲寺、內湖金龍寺、石壁潭圓覺寺、汐止靜修院、基隆靈泉寺等⁷²。這樣的安排，對於學生經濟負擔的減少、人生修養的培成，以及佛教文化的薰陶等，應都有正面的實質意義。

二是，直接奧援故里子弟，與樂解憂。早期交通不便，民生

稱為所。例如能見物之「眼」，稱為「能見」；為眼所見之「物」，稱為「所見」。能與所具有相即不離與體用因果之關係。

⁷¹ 空性，指空之自性、空之原理，乃真如之異名。依唯識家之說，真如為遠離我執、法執之實體，故修空觀而離我、法三執之處，真如實體即耀然而現，亦即依空而顯明實性，非謂真如之體為空。

⁷²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69。

欠裕，南部人到臺北升學、就業、出差等，多所滯礙。所幸六堆鄉親因有李添春在那裏當大家的「伯公」（土地公），故凡事概能迎刃而解。耆老吳文華⁷³撰文指出：

李添春先生平易近人，誠懇篤實，當大家長照顧鄉親謀了不少之好事，鄉親子弟想進臺北中學（現在的泰北中學）就讀，我曾陪他去拜託過添春先生；到臺北講習產婆或洋裁的鄉親姑娘有不少受過添春先生夫婦之照顧，甚至提供膳宿當做自己女兒一樣，也為她們做了好多月下老人；我的長女、次女都承添春先生的介紹進入泰北中學當過教員⁷⁴。

與吳氏說法一致，鄉老陳逢昌亦云：

我們美濃人稱他（李添春）為「臺北的美濃伯公」，即土地公之意。其由來是他在我們鄉親中最早落腳於臺北，年歲又最長，有地位，人緣又廣，善待人，有求必幫，如學生之求學，社會人之求職，年青人之婚姻事情等等⁷⁵。

上面二則，說明了李添春直接奧援鄉親子弟的一般情況。

類似上面吳文華、陳逢昌兩人的概括式說法，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一書第三部分「鄉親故友懷念李教授」章節中，個案式受李氏惠澤而寫感恩性文章的則有二十篇之多，足證其為眾所欽懷。茲略舉其中曾連生一則為例：

筆者（曾連生）日據時代曾在鄉公所服務，為參加「普通文官」考試，須遠赴臺北應考。當時我對臺北市很陌生，考試地點位

⁷³ 吳文華，屏東縣竹田鄉竹南村客家人。高雄中學畢業後，奉職於日本龜甲萬醬油會社。光復之初，邀集六堆旅北人士集資組織新華醬園，再改組為萬家香醬園公司，並自任董事長。

⁷⁴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88。

⁷⁵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110。

在何處？如何坐車？以及住宿問題如何解決……，有如昔時文人挑書上京赴考一樣，內心至感惶恐。所以在考試前二日坐火車到臺北站時，即坐人力車直赴臺大宿舍訪李（添春）教授。當時李教授所住宿舍不到二十坪，已有四位小孩，無法再容訪客住宿之餘地。但李教授為要減輕從鄉下進城參加考試之同鄉費用，即將小孩們共擠在一間，另讓出一間留我住宿。在考試前夜百忙中圖解考試地點詳示我知道，翌日將上班所用之腳踏車供我赴考，又在將出門時一再叮嚀考試所應注意事項，而解除了我不少對考試之緊張，同時增加對考試之信心，因承蒙李教授無微不至之照顧，考試得以順利過關⁷⁶。

此一實例所示，事情雖不大，但李添春真誠助人之心思與行動，卻是極為珍貴難得。

四、鍾國珍的教育行誼與教育理念

鍾國珍⁷⁷原籍福建省武平縣十方鎮，字佩玉，號官玖。其曾祖父鍾鑑銘（號耀堂，1810-1850）是道光十一年（1831）舉人。祖父鍾獻廷（號純修，1845-1897）是秀才，畢生從事私塾教學。鍾國珍幼小時，曾看過經祖母整理的祖父遺留的書籍稿件。他說：

發現祖父讀過的書都一一用硃墨圈點，有的更加眉批，尤其親手抄錄的詩文，都是繩頭小楷所書，裝訂成冊，極為整齊，想見其求學之勤，用功之篤。還有許多參加本縣梁山書院及其他各處月課的試卷，批明「優等、賞膏火錢幾文」等字，可知其

⁷⁶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113-114。

⁷⁷ 關於鍾國珍的生命傳略，可參見：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屏東：內埔印刷所，1976年8月初版）；曾慶貞、張添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先賢列傳·鍾國珍傳〉（頁91）等。

努力進修之績效。……可惜的事，是祖父的遺書中，有《群策統編》等幾部有關「洋務」的新書，竟無硃墨圈點，可知其未曾細心閱讀⁷⁸。

這是少年鍾國珍對祖父治學之勤及其不足之處，作出之敏銳觀察與縝密省思。他的父親鍾大鏞（字鴻南，號志賓，1883-1929）也是前清秀才。

鍾國珍念過私塾，先後畢業於寶善高等小學（1922年）、長汀中學（1926年）、廈門集美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科（1930年）。他在求學階段中，大量吸收新思潮，浸淫於胡適（1891-1962）《胡適文存》、陳獨秀（1879-1942）《獨秀文存》以及梁啟超（1873-1929）《飲冰室文集》，對梁氏《新民說》⁷⁹尤為深愛。以下分述鍾氏的教育行誼與教育理念。

（一）鍾國珍的教育行誼

1930年，鍾國珍自集美高師畢業後，獲省立長汀鄉村師範學校聘為附屬小學主任兼師範部教員。1932年秋至1934年冬，他調任武平縣萬成鄉中心小學校長，共二年半，致力於鄉村基層國民教育。鍾氏在萬成中心小學校長任期雖短，但建樹頗多，主要有下列數端⁸⁰：

1. 普及當地教育。萬成鄉轄有十幾個村落，鍾氏為普及教育起見，商得政府當局同意，把各村的嘗產（祭祀田產），如觀音會、

⁷⁸ 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頁6。

⁷⁹ 梁啟超《新民說》發表於1902年，當時他流亡日本。《新民說》是梁氏思想代表作之一，其時代意義主要有三：一是該著作創造了「新文體」（新民體），呈現出文學的覺世精神；二是該著作通過中西學「結婚」的方式，造就一種民族民主主義的新文化，用以塑造新的「民族之魂」；三是該著作首開新道德的風氣之先，無異預示了往後中國倫理思維發展的軌跡。

⁸⁰ 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頁106-107。

伯公會、媽祖會等，全部田產移作教育經費，以保為單位，每保設立萬成中心小學分校一所。為此，該鄉小學教育之普及，為全縣各鄉之冠。

2.充實學校經費。當時學校經費，概由各鄉自籌，鍾氏為充實萬成中心小學之經費，特於學校附近興建攤販集中市場一所，市場租金推由一地方公正人士經手，全部撥充學校經費。

3.調和家長衝突。萬城鄉以童、劉兩姓的勢力為最大，多年來互爭雄長，積不相寧。鍾氏極力為之調和，使許多利害衝突，化解於無形。

4.公平公正擇優選聘教員。中心小學的教員除選聘童、劉兩姓較為優秀的青年各數位外，另自他鄉聘到謝循良、鍾日興、梁維藩、劉克仁等四人，作為處理校務的助手及進行教學的一線教師，校務為之蒸蒸日上。

5.辦理全鄉運動大會。一則藉此競賽互相觀摩，二則加強聯繫鄉誼，三則落實體育教育目標。

6.提升學生知能。鄉間學生升學的很少，小學畢業後，步入社會各職場服務，多感知能不足。鍾氏於是增設小學畢業的進修班，以就業輔導為主，升學輔導為輔。

上面這些舉措，確實都能針對學校的缺失與不足對症下藥，建設性與革新性色彩濃烈。

其後，鍾國珍轉任中華復興社、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投入抗日工作。他任萬成中心小學校長不到三年即赴省受訓，並加入中華復興社等抗日組織，有其轉折過程，他說：

(我)任本縣萬城鄉中心小學校長前後二年半，所聘教員有鍾

日興、謝循良、劉克仁、梁維藩等，都是志趣遠大，抱負不凡的優秀青年。我們於教學之暇常討論到國家前途與個人出路問題，咸認徧處窮鄉僻壤，很難趕上時代潮流，便有志往通都大邑闖闖。……恰好此時有一個赴省受訓的機會，我便和日興、循良、克仁等，前往縣城參加甄試。我以第一名入選，保送福州特種師資訓練班受訓，並於其間參加中華復興社的秘密革命團體，從此步上了抗日救亡復興民族的大道⁸¹。

由上可知，鍾氏由小學校長轉換跑道投身抗日大業，乃基於青年愛國救亡之情志。我們知道，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步步進逼中國之際：1931年，國民政府在華南正忙於剿匪，而北方又發生大水災，日本則突然發動「九一八事變」，該事變對於中國民心是一沉重之打擊，對知識份子之創痛尤深，因而激起全民族堅決抗日之怒潮。1932年1月28日日軍又在上海挑起淞滬戰爭，蔣中正（1887-1975）委員長坐鎮南京，統籌對日軍事，一時軍民同仇敵愾，表現出我民心士氣之不可侮⁸²。

抗戰勝利，鍾國珍先後奉派為福建省德化縣長（1947年2月起至1948年7月）、古田縣長（1948年7月到1949年6月），除了主持縣政、剿匪戡亂外，在地方文教事業上亦有所著墨。期間於1948年11月在武平當選國民大會代表。這裏，要特別一述的是，鍾國珍在德化縣長任內，曾籌辦德化陶瓷職業學校，以改良當地瓷業之計畫。惟該計畫因限於客觀條件，無法實現，成為他「有志為酬」之「最大遺憾⁸³」。其設校動機與遭受挫折之概況，依其回憶是：

德化出產的瓷器是遠近馳名的，因沿用舊式手工業製造的方

⁸¹ 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頁12-13。

⁸² 張樂陶，《中國現代史》（高雄：復文出版社，1993年10月修訂再版），頁117-120。

⁸³ 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頁183。

式，致產量不多，且花費許多人工，徒使成本提高，銷路減少。我為增加地方財富計，認為改進瓷業是當前急要之圖，特向省教育廳及建設廳建議，請創辦省立陶瓷職業學校，並附設瓷業改良場，以便學生實習兼作各種實驗。廳方以目前經費無著為由，覆以容後籌設。我於失望之餘，乃計畫於德化縣立中學內，增設陶瓷職業班及小型試驗場。因思此項工作必須有內行的人出而主持，……向中央研究院請教，託其推薦陶瓷專家……賴其芳博士……。承（賴氏）告：「現代化的工業，都是利用機器一貫作業的，須有便利的交通設施及提供動力的發電廠，且因大量生產必須設法開闢廣大的銷售市場。這些條件德化都未具備，實談不上什麼改進之道。」……一盆冷水澆到頭上，原來的雄心壯志便放棄了⁸⁴。

1949年9月因大陸赤化，鍾國珍乃隨政府到臺灣定居，先於高雄旗山經濟農場擔任總務課長，使生活安頓下來。1951年夏遷居屏東，於省立屏東農專兼課。1954年再遷居內埔長住，直到1999年止，成為內埔人共45年之久。期間，自1955年起迄1967年，他在內埔中學兼課，前後凡12年。還有，1957年，六堆忠義祠重建完成，並成立忠義祠管理委員會及稻穀基金會，鍾國珍都熱情加入，並慷慨捐款、捐穀，力行贊助之舉。此外，他也參與六堆「六合吟社」，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促進地方文教發展。鍾氏著有《志廬文稿》、《堅苦奮鬥的回憶》等書傳世，於教育與學術，功不唐捐。

（二）鍾國珍的教育理念

在心性與志趣上，鍾國珍同李添春一樣，喜歡當教師。他在《堅苦奮鬥的回憶》自述：

⁸⁴ 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頁184-185。

我既不願做官，又不想發財，……因思教書一途，清高而不吃力，與純潔天真的青年學子相處，無需勾心鬥角，且教學相長，對本身的學識修養，也不無裨益。……雖然所謂授課鐘點費，極為微薄，我亦樂而為之⁸⁵。

熱愛教育工作的精神溢於言表。鍾國珍有不少教育觀點，在他從事教育志業之際，有其時代的革新意義，即在今天仍富有參考價值。其教育理念，可分為下列三項：

1. 強調讀活書才有實用

在教育本質上，鍾國珍強調「讀活書才有實用」，是發人深省的。他指出：

我國數千年來，受科舉的遺毒，把學問的範圍，侷限於讀書寫作。……其實「讀死書」、「死讀書」，是無濟於事的。人生在世，最要緊的，是要有辦事能力。這種辦事能力，固然可以從書本上學到一些理論，以古人作榜樣，但大部分要從社會上實際生活中學習，不能單靠書本。……要「讀活書」才有實用。什麼是「讀活書」呢？就是在群體生活中，養成怎樣與人相處的能力，使態度大大方方，講話有條有理，對人能知其善惡，對事能辨其是非，留心國家興亡與民生疾苦，研究如何經國濟民，如何發明創造，為人類謀幸福，為萬世開太平；同時還要在歷史人物中，效法那些堅忍不屈、貫徹始終的毅力志節，使自己具有遠大的志趣，和成功立業的基本條件⁸⁶。

這些觀點應是教育的讜言正論。

在鍾國珍看來，讀書有「讀活書」和「讀死書」的區別。現

⁸⁵ 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頁 249-250。

⁸⁶ 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頁 261-262。

代的教育，要求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以德育端正其志趣，智育充實其知識，體育鍛鍊其體力，群育訓練其社交，美育涵養其情操，較之過去科舉時代單以文章詩賦取士，學校淪為科舉附庸，實進步得多了。依其觀點，教學如能落實現代教育的理念，則學生之讀書，便是「讀活書」；相反的，如因襲窠臼，只勤於記誦八股，惟能舞文弄墨，科考僥倖上榜，而缺乏多元的實務知能之培養，則其讀書，便是「讀死書」，於事於世補益鮮少。

2.宏揚孔夫子師道精神

在教師角色上，樂於教育工作的鍾國珍，1964年撰有〈執教十年述感〉一文，他說：

民國三十八年，河山變色，我追隨政府東渡來臺，贊襄反共抗俄大業。在人浮於事的寶島上，機關首長自然輪不到我來擔任，幕僚生活我又十分厭倦，於是我回到教書這一行。起初在屏東農校兼課，不久遷居內埔，便又兼任內埔中學教員。自念教書生活，最為清高，達成了我早年的宿願，快慰無已。……十年來我白天到學校授課，早晚到學校散步運動。我的性情是內向的，平日不喜對外活動，又不會喝酒打牌，因此大部分的時間精力，都安排在學校裏面。「以校作家」，多麼快樂⁸⁷。

這點出了「樂道自得」的師道精神。

師道，意指為人師表者的倫理信約，即做教師應該有的態度、精神與專業道德。中國教育史上，最能體現師道精神，無疑是至聖先師孔子。鍾國珍曾撰〈效法孔子宏揚師道〉，大力呼籲為人師者學習孔子的偉大師道情懷。他說：

⁸⁷ 鍾國珍，《志廬文稿》（高雄：興華印刷所，1989年3月初版），頁150-151。

孔子的師道有一個特點，就是「身教重於言教」。他以身作則，注意人格感化，所以教育效果特別大。後代的教育家，只注重言教，而不注重身教。老師變成傳授知識的播音器，被一般人目為教書匠，因此教出來的學生，往往有才無德，甚至學生對老師也失去了敬仰尊重之心，社會人士更談不上什麼尊師重道了。……孔子的師道為什麼要「身教重於言教」呢？他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⁸⁸？」「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⁸⁹？」所以他不需要多說話，學生親炙日久，自然受他感化。……由此可見孔子人格之偉大。今天我們要宏揚師道，必須效法孔子的偉大人格，及其教育態度和方法⁹⁰。

爰此，他話鋒一轉，針對當時中小學「惡性補習」歪風檢討云：

倘使孔子生活在今天這個時代，我相信他絕不會一開口便叫苦連天。我相信，他不會為了想多拿幾個錢，逼令學生到他跟前作惡性補習，賺取些額外的收入。我們要知道教師的生活一向是被人稱為清高的，人到無求品自高，所以必須安貧樂道才是效法孔子⁹¹。

這段話，語重心長，所揭示「安貧樂道」情操，誠可作為教育工作者深參。

與上面觀點相應，鍾國珍於 1972 年 12 月參加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提出〈整肅官箴消弭貪瀆以刷新政風之建議〉。他指出：

⁸⁸ 語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高雄：復文出版社，1985 年 9 月出版），〈論語·子路第十三〉，頁 143。

⁸⁹ 語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顏淵十二〉，頁 137。

⁹⁰ 鍾國珍，《志廬文稿》，頁 9-10。

⁹¹ 鍾國珍，《志廬文稿》，頁 11。

近年以來政治上最為人所詬病者，厥為政風敗壞，貪汙瀆職之事，層見疊出。……頹風所及且汙染至清高之學府，欲謀一國中教席非納賄萬元以上⁹²不獲聘用。凡此種種，均予人民以惡劣之印象，致對政府發生不滿之心理。……故整肅官箴，消弭貪瀆，實為當前刷新政治、爭取民心最迫切之要圖⁹³。

教師聘用之學校收賄者最大嫌疑人當然是校長了，校長都是由教師而主任逐步甄選、升任，是學校最重要的領導人。當學校首長收賄成為校園文化的一部分，我們還能奢望教育正常發展嗎？故上面鍾氏的痛心建議，實出於維護師道尊嚴的肺腑之言。

3. 力行務實的親職教育

在子女教育上，鍾國珍對下一代的教育，也非常用心。1976年他完成《堅苦奮鬥的回憶》(即其「七十自述」)，其撰寫動機主要在以此書教育子女。他謙虛的說：

庸德、庸言、庸行，構成我平庸的一生，檢討起來，自己覺得十分慚愧。午夜夢迴，過去所遭遇的橫逆困厄，即一幕一幕地在我腦海內展現，幸而我本著一股傻勁，堅苦奮鬥，百折不撓，卒能度過許許多多的難關。……這些往事連妻室兒女亦未知其詳，似乎應該告訴他們一下，使他們知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道理。我有了這個動機，所以花費幾個月的時間，寫成這本東西，名之曰「堅苦奮鬥的回憶⁹⁴」。

⁹² 我國自 1968 年起實施九年國教，初期教師需求甚大，只要有大學畢業文憑，即可任教(不限於師範大學正科生)。1972 年當時國中新任教師月薪約新台幣 3300 元左右，1 萬元約三個月薪水。

⁹³ 鍾國珍，《志慮文稿》，頁 17。

⁹⁴ 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頁 1-2。

「艱苦奮鬥」四個字，道出鍾氏自己的生命體驗和創造人生意義的領悟。他鄭重地以之期許子女，無疑是極佳的身教與言教。

鍾國珍重視以勤儉、堅韌、奮勵等生命質素黽勉後嗣的理念與作法，實際上可溯源到鍾府已傳承數代的家風。他說：

在我的老家……，貼了一副對聯：「教子有義方，曰耕曰讀。傳家無他術，惟儉惟勤。」……半耕半讀，便成為我們的家風，號稱「耕讀世家」。我小時候，也曾經下田學用鋤頭，上山採取柴薪。不過時代演變，……現代的人無論從事農業或工業，都不是單靠體力，而必須手腦並用了。因此我把家訓的上聯改為：「教子有義方，勞心勞力。」這裡所謂「勞心勞力」，就是手腦並用的意思⁹⁵。

這可見，他既能繼承好的傳統家風，又能隨著時代的進步，略為調整庭訓文字，融入時代精神，反映出其與時俱進的教育格局。

在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書中有一段話，敘述了他於家庭生活中對子女教育的基本模式，其態度與實踐，是相當務實的，茲引錄於後：

一為家庭經濟公開。……我家無所謂私房錢，而採取經濟獨立的辦法，子女自小學三年級起，就在郵局各開一個活期儲蓄的帳戶，將零用錢存入，各人用各人的錢，自然而然養成了節儉儲蓄的習慣。……二為家庭教育適當。我從小就接受父母給予我的「灑掃應對」的教育，我對兒女也同樣施教，由此養成了勤勞、整潔的習慣，家中一切事務，大家一齊動手去做，不會互相推諉，偷閑取巧。……我家一向沒有多大財產，但祖上遺留下來的書籍卻相當豐富，我平生也喜歡購置圖書，雖渡海來

⁹⁵ 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頁 262-263。

臺時沒有把那些書籍帶來，但到了臺灣以後，我陸續購置，現在藏書又不少了。我們的子女各有一間小小的書房兼臥室，架上有適合其年齡與程度的圖書，任其翻閱，如此無形中便養成他們讀書的習慣，對進德修業，裨補良多⁹⁶。

這段鍾家日常生活概況，有三大要點，一是經濟公開，小孩自小學習金錢之管理與運用；二是家庭事務，通力合作，子女從小養成勞作習性；三是營造愛書與閱讀的文化氛圍，下一代在書香中潛移默化，蘊育人文素養。這些理念與作法，確實深具務實性與教育性。

五、徐傍興的教育行誼與教育理念

徐傍興⁹⁷生於屏東內埔美和村。祖父徐懷禮⁹⁸（字敬修 1838-1895），原居老田尾（今麟洛鄉新田村），後遷居忠心崙（今內埔鄉美和村），經營糖業得宜，很快成為資產頗豐的鄉紳。父親徐友祥繼承家業，不僅擅於理財，也善於督教子侄。徐傍興在 1924 年自內埔公學校初等科畢業，報考高雄州立中學（今高雄中學）失利，隔年再應試，又慘遭滑鐵盧，只好繼續讀公學校的高等科，假日則在內埔公墓放牧。這期間受到嚴父的責備而發奮讀書，第三年終於和堂弟徐來興聯榜考取高雄州立中學，一圓大願。

⁹⁶ 鍾國珍，《堅苦奮鬥的回憶》，頁 270-271。

⁹⁷ 關於徐傍興的生平傳略，可參見：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宋美盈《徐傍興與臺灣六堆客家發展》；劉盛興《六堆客家鄉土人物誌》之〈徐傍興—醫生教育家〉（頁 74-90）；王紹卿等編纂《重修屏東縣志·卷六人物志》（屏東：屏東縣政府，1997 年 10 月）〈鄉賢·徐傍興傳〉（頁 114-115）；曾慶貞、張添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先賢列傳·徐傍興傳〉（頁 93-95）等。

⁹⁸ 有關徐懷禮的生平傳略，可參見：劉盛興《六堆客家鄉土人物誌》中之〈徐敬修—心胸寬大的事業家〉（頁 33-34）；曾慶貞、張添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中之〈先賢列傳·徐敬修傳〉（頁 45-46）。

徐傍興先後畢業於高雄州立中學（1929年）、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4年），並於1944年以《臺灣地方性甲狀腺腫瘤疾病之研究》論文，榮獲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是臺灣光復後臺大醫院第一外科首任主任。1950年，他自臺大醫院離職⁹⁹，陸續創立臺北徐外科（1951年）及高雄徐外科（1956年），服務更多的病患。以下分述徐氏的教育行誼與教育理念。

（一）徐傍興的教育行誼

前述1944年，徐傍興取得臺北帝國大學頒發的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即刻取得該校醫學部講師資格。翌年12月，升等為副教授。1947年，升等正教授。至此，他也著力於提攜醫學後進人才，當時在第一外科實習的醫科學生，除了臺北帝大醫學部的畢業生之外，還有一些是剛從日本學成返臺的年輕醫生，也有若干從中國大陸流亡來臺的學生。依郭維雄的歷史考察，可舉出名字者有陳加祥、林敬邦、邱水生、廖丙熔、陳欽、林秋江、溫宏宗、曾瑞鵠、邱魁雄、曾森炎、楊森敬、耿殿棟等人¹⁰⁰。而這些人都成為戰後臺灣自力培育出的第一代外科醫生，在徐博士興辦徐外科醫院時，也大多參與團隊為其執業，形成當時臺灣外科醫生的主幹力量¹⁰¹。

1954年，杜聰明（1893-1986）與陳啟川（1899-1993）等人創辦高雄醫學院，因籌建經費不足，乃邀徐傍興加入董事會，捐款促成。由於徐氏的即時救火，解燃眉之急，高雄醫學院得以如期成

⁹⁹ 有關徐傍興1950年辭去國立臺灣大學教授與臺大醫院第一外科主任職務之原因，郭維雄〈一代良醫兼良師〉一文（載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頁107-123），認為主要係由於當時臺大醫院外科發生了院內破傷風的感染事件，本次事件雖無人因此死亡，醫生也無必要負責，卻引來傅斯年（1896-1950）校長對外科部門管理疏失的指責，以及徐博士一肩挑起責任引咎辭職的結果。

¹⁰⁰ 郭維雄，〈一代良醫兼良師〉，頁114。

¹⁰¹ 郭維雄，〈一代良醫兼良師〉，頁114-115。

立，並招生育才。據此，高雄醫學院六十餘年來已培育出成千上萬優秀醫師，在校史上，徐傍興作為創校元老董事，理宜記上一筆。

1960年，徐傍興受邀擔任中山醫專之首任校長，在我國醫學教育上，厥功甚偉。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他掌理中山醫專校務達11年，概將其薪俸、車資等待遇全數捐出，作為購買圖書設備及學生獎學金，贏得全校師生之愛戴與敬重。他逝世後，中山醫專為感念其無私之奉獻，特別在校園樹立銅像，以資永懷。

徐傍興基於為六堆子弟就學方便，提供他們接受中等、高等教育之機會，乃大力捐資興學，先後在家鄉創辦美和中學（1961年）、美和護專（1965年），孕育人才無數。其中，美和中學培養了青少棒隊與青棒隊（1970年成立），自1972年起的三十年間合計奪得二十次世界冠軍王座，是難能可貴的「臺灣之光」。根據美和棒球隊總教練曾紀恩（1922-2012）及棒球國手徐生明（1958-2013）的回憶，徐傍興是美和青少棒、青棒揚名全球的最大支持者。曾氏在2011年受訪時，猶記得1970年他擔任空軍虎風棒球隊教練正在臺中清泉崗棒球場訓練隊員，體育官拿著報紙說：「徐傍興博士刊登尋人啟事，要找你¹⁰²！」那時，美和中學緊鑼密鼓地籌組棒球隊，求才若渴¹⁰³。徐傍興、曾紀恩都是屏東內埔美和村客家人，兩人惺惺相惜，一拍即合，自此，臺灣青少棒出現「南美和、北華興」的對峙局面，也為棒壇培育不少優秀人

¹⁰² 何來美編，《客家身影：客家典範人物》，頁317。

¹⁰³ 此次曾紀恩受訪的說法，與曾慶貞、張添雄合著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中之〈現代人物·曾紀恩〉所述，略有出入。〈現代人物·曾紀恩〉對於曾氏成為美和棒球隊教練之過程的敘述是：「民國60年（1971）由美和中學創校人、董事長徐傍興先生，與當時校長廖丙熔先生共同協議，正式成立美和青少棒球隊，並公開徵求教練人才時，曾紀恩先生以毛遂自薦方式應徵，隨即聘任為美和青少棒球隊教練。」（頁211）

才¹⁰⁴。同樣在 2011 年的受訪，徐生明指出，當年美和中學創辦人徐傍興想成立棒球隊，他與同學張沐源、林作清被選上，學籍在美濃國中，假日到美和訓練。那段時期，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徐傍興經常率領董事用水桶提著鮮奶慰勞球員，吩咐學校廚師用心料理球員伙食；到臺北比賽，徐外科醫院廚師更是特別烹調。那時一碗麵才二、三元，比賽表現佳，董事長私下獎勵一、二百元給球員是常事；有一回他出現完投，徐傍興的三子徐齊鄰給他一千五百元，讓他受寵若驚¹⁰⁵。

1975 年 3 月起，徐傍興親任美和護專第三任校長，以校為家，全心全力辦學，使校務蒸蒸日上。此處值得關注的是，從教育機會角度檢視，美和護專作為全臺第一所私立護理專校，它一方面提供當時相較於中北部大專校院相對稀少的南部青年，得有機會就讀大專，以提高學歷的良機；另一方面，由於它是護理專校，多數科系適合女學生研修，這就大大打開了鄉下女孩的升學道路。換言之，美和護專創辦之舉，在提升女子教育方面意義匪淺。誠如 1970 年考上美和護專的陳惠美所言：

我在國中時代的日記本上，曾經寫下要當白衣天使的志願。即使我的數學很好，可以考上高雄商職，我還是決定來唸美和護專。那時婦嬰¹⁰⁶還只是護校，美和是全省第一所私立護專。我是第一次離家而住在學校宿舍，我們班的同學大多來自中南部，像嘉義、臺中、埔里，也有少部分來自金門和澎湖¹⁰⁷。

這段證詞，說明了美和護專對於滿足許多有志於護理工作的女青

¹⁰⁴ 何來美編，《客家身影：客家典範人物》，頁 317。

¹⁰⁵ 何來美編，《客家身影：客家典範人物》，頁 321-322。

¹⁰⁶ 婦嬰，指婦嬰高級助產職業學校，1958 年成立。後來漸次改制，於 2002 年改名輔英科技大學。

¹⁰⁷ 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頁 72。

年教育機會的重大意義。

（二）徐傍興的教育理念

學界譽稱徐傍興為「奉獻鄉梓的教育家」¹⁰⁸，應是名符其實。此處分四項析述其教育理念。

1. 無私無我的教育精神

綜觀徐傍興的教育信念與作為，可明顯得出他從事教育事業之動機，背後有著純粹以教育學生、培養人才為思維的立場。其無私無我的教育精神，可以下列三端為證：其一，1961年3月3日美和中學校舍動土開工，所有經費均由徐外科負擔，兩個月後，地基已完成，鋼筋林立，徐傍興南下視察，看到教室朝暮向陽，勢將影響學生學習，一聲令下，把地基挖掉，從頭開始，由東西向改為南北向，所費40餘萬元毫不吝惜¹⁰⁹。這可見他對校舍建築是單純從學生學習立場思考的。其二，有一年美和中學開學日，他發現高三班級，各班均近60名學生，即令重編以50名為準¹¹⁰。如此雖然會增加辦學經費成本，但減少班級學生數，可增加師生互動機會，有益於教學效果。從這項決定可知，他辦學是不以經濟利潤考量的，而以提高教學品質為重。其三，當時與美和中學隔鄰的內埔中學增辦高中部，教室不敷六間，學生沒有教室上課。他知悉後，慷慨樂捐十五萬元（約兩間教室經費）。他說：「美和中學要辦好，內埔中學也要好！」此種「創造雙贏」的胸懷，何等偉大¹¹¹！

2. 以校為家的辦學作風

有一回，徐傍興搭夜車從臺中中山醫專下班回臺北，巧遇鄰

¹⁰⁸ 涂順振，〈徐傍興：奉獻鄉梓的教育家〉，頁90。

¹⁰⁹ 涂順振，〈徐傍興：奉獻鄉梓的教育家〉，頁90。

¹¹⁰ 涂順振，〈徐傍興：奉獻鄉梓的教育家〉，頁90-91。

¹¹¹ 黃國忠，〈徐傍興博士的教育精神〉。載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頁103-106。

座的旅客——時任教育廳長的潘振球（1918-2010），兩人便交談起來。潘廳長問：「徐董事長，你怎麼這麼晚才回臺北？」徐氏答：「我父親常告訴我：『種田的不離田，辦學校的不離學校』，所以這回我是剛從中山醫專巡視回來¹¹²。」這映現了徐氏掌理中山醫專校務的辦學風格。

在徐傍興擔任美和護專校長期間，以校為家的辦學作風，尤為彰顯。依鍾秉光的憶往，「徐校長辦教育，心中似有私塾式學園的理念。……師生起居與共，身教言教並重¹¹³。」所以他自己就住在學校裏。關於徐校長「以校為家」的實踐，在陳城富的筆下，有更清晰完整的描繪：

徐博士在美和護專校長任內，損益興革，銳心圖治，最難得者，「以校為家」，食宿在校，生活十分儉樸。校長辦公室，除辦公桌外，另有四張藤椅（訪客坐的）及一張木床，中間用布幔隔開，床頭放置一小衣櫃，形同三流醫院的三等病房。十餘年來，辦公在此，住於此，如此簡陋設備與簡樸生活，在古今中外大專校長中恐難覓有二¹¹⁴。

判定徐氏擔任大專校長踐行儉樸生活、以校為家乃獨步中外大專教育史的論斷，應是契合史實的。

3.體恤教師的領導格局

作為美和中學、美和護專學園的創辦人、董事長、校長，徐傍興的校務領導格局，在體恤教師生活方面，有一般具有同樣地位和身分者難以望其項背之處，以下略舉二例佐證之：

¹¹² 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頁4。

¹¹³ 鍾秉光，〈徐校長二三事〉，載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頁35。

¹¹⁴ 陳城富，〈德馨美和懷賢人〉，載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頁61。

例一，林松友老師之受實惠。美和護專教師林松友於 1978 年取得碩士學位後，即為到何處謀職而煩惱。當時其內人李秀春任教於臺中沙鹿弘光護專，因此中部為首選之地。惟另有一重要因素同時牽動著他覓職地點之考慮，即他兩歲喪父、又四代單丁，故鄉美濃有年老寡母待養。林氏曾試著接寡母到沙鹿適應中部生活，未料其母第一天即要求回老家，因之高屏地區成了不得不去的地方了。所幸，當時林氏得知鄉賢傅森明老前輩與徐校長是雄中同學，平素頗有往來，而其內人李老師又是徐校長中山醫專的學生，於是前往拜訪傅老先生，旋蒙協助推介，很快的，林氏伉儷順利接到兩張美和護專講師聘書。不僅如此，林氏伉儷開學前到美和拜訪徐校長，並找屋賃居。據林氏的回憶，首次拜訪徐校長的經過及其後之相關訊息如下：

第一次見到徐校長，印象是親切又風趣。會談中徐校長問及可有房子住，答以正在尋找，他立即吩咐：「吳老師（吳應文）你帶林老師夫婦去看看美和中學老師宿舍，如不滿意，就去看你姑丈的房子。」美和中學宿舍稍嫌小些，於是去看吳老師姑丈的房子，原來就是徐校長老家——徐屋夥房。環境非常優美，頗似美濃故居，馬上告訴吳老師我非常喜歡。於是住進徐家……日後從徐方鄰老師口中得知當我尚未住進徐家老屋，校長即交待徐才鄰老師把房子先整理妥當，以迎接美濃一位孝子¹¹⁵。

由這一例證，足見徐傍興對學校教師照顧、體貼之一斑。

例二，許秀月老師之受提攜。許老師是美和護專第一屆畢業生，她是一路得到徐校長照顧、支持而獲得成就的範式。其回憶

¹¹⁵ 林松友，〈追念徐校長〉，載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41。

是：

我（美和護專）畢業之後就留在學校服務，可是光教書沒有實務經驗也不行，於是我自己去找好醫院，再向徐校長報告，因為醫院雖然是自己去找的，但學校還是要發一份正式的公文過去才可以。我第一站選的是臺北三總，那時同行的還有謝艷秋與張錦鳳老師，我們正煩惱該住哪裏，徐校長說不用去租房子就住他家好了。於是我們在臺北住了一個多月，每天早上徐校長的司機會載我們去三總，下午再接我們回來，當時吃住都在徐校長家裏。……早期助教可以上課，我剛畢業留在學校的時候是助理，兩年後升助教。……助教之後四年才可送審論文晉升講師。……那時候徐傍興校長很鼓勵我們去進修，他說如果考上高醫，因為離美和近，只要配課好，就可以留職留薪，如果考上其他中北部學校則要留職停薪。因此我們皆以高雄醫學院為第一志願¹¹⁶。

許氏後來又負笈英國深造，於 2001 年取得 Ulster 大學護理學博士，回美和護專擔任實習就業輔導室主任和護理科主任。

4. 倡導三不主義教育觀

徐傍興曾提出「三不主義」——教導子女方法的三個原則，亦即「1.不遲到，2.不缺課，3.不遲歸。」他表示：每天早上和晚上他一定要和孩子們共進餐，晚上孩子們在讀書時，他一定到書房看一看他們，雖然不訓話，不教他們，但總要去一趟，這就是他教導子女的方法¹¹⁷。在學生輔導上，他把美和中學學生看成自己的子女，經常用這三不主義勉勵他們。他往往利用對美和中學師生講話的機會，一再倡導三不主義：「我把各位看成我的子女，所

¹¹⁶ 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頁 70-71。

¹¹⁷ 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5。

以要求你們最低限度要做到『不遲到』、『不缺課』、『不遲歸』這三點，好好的成為一個優良的美和份子¹¹⁸。」關懷之情，令人難忘。

有耕耘，就有收穫。美和中學學生在徐傍興適當的教育領導之下，畢業校友人才濟濟，各界知名傑出之士，比比皆是。諸如：醫界，有陸汝斌（三軍總醫院精神科主任）、鍾瑞嶂（屏東國仁醫院院長）、戴清光（臺大醫院主治醫師）；政界，有林郁方（1951-，立法委員）、張盛和（1949-，財政部長）；教育界，有張龍生（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教授）、賴松鐘（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文久（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授）、曾國鴻（195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教系教授）、鍾榮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任）、涂順振（美和中學校長）；軍界，有許義重（空軍少將）；企業界，有張秀婉（元祖食品公司董事長）；體育界，有徐生明、李居明、趙士強（以上三人皆棒球明星）。可謂傑出校友半天下。

六、溫興春的教育行誼與教育理念

溫興春¹¹⁹則是屏東高樹客家人。曾祖父溫泰慶經營染布與布料批發生意。祖父溫德成承襲家業，擁有染布工廠及布莊，在南臺灣布業佔有一席之地。父親溫丙立（1901-?），擔任過高樹庄協議會員，主要經營米穀買賣及林業生意，家境可稱富甲一方。溫興春先後畢業於高樹公學校（1939年）、日本熊本高等小學（1941年）、日本熊本玉名中學（1945年）、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7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1952年）。以下分述溫興春的教育

¹¹⁸ 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頁5。

¹¹⁹ 關於溫興春的生平傳略，可參見：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溫興春《溫興春問政錄》（屏東：自印本，1989年7月）；何來美編《客家身影：客家典範人物》〈溫興春傳〉（頁214-217）等。

育行誼與教育理念。

（一）溫興春的教育行誼

溫興春歷任臺東女中教師（1952年8月-1953年1月）、省立臺東師範學校地方教育輔導員兼出版組長（1953年2月-1955年7月）、省立屏東女中教師（1955年8月-1960年7月）、屏東農業職業學校教師兼教學組長（1960年8月-1961年7月）、美和初中教務主任（1961年8月-1962年7月）、屏東縣立高樹初中訓導主任（1962年8月-1966年8月）、屏東縣立中正初中教務主任兼代校長（1966年9月-1970年9月）、高雄縣立鳳西國中首任校長（1970年10月-1975年7月）、屏東縣立明正國中首任校長（1975年8月-1982年7月）、屏東縣立至正國中校長（1982年8月-1984年1月）、省立潮州高中校長（1984年2月-1985年1月）、省立北港高工校長（1985年2月-1987年1月）、第一屆增額立法委員（任教育委員會召集人，1987年2月-1990年4月）、美和護專校長（1990年5月-1996年7月）、總統府國策顧問（1996年8月-2000年7月）、美和技術學院董事長（2002年8月-2005年7月）等。2004年，榮獲第四屆十大傑出教育家獎。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一下幾件事蹟：

其一，1970年溫興春奉派鳳西國中首任校長，該校草創，地處偏僻，學生上下學都要經過一大片甘蔗園，走在泥土路上，雨後必積水，泥濘難行。唯經費爭取不易，縣府支援的預算又很少，請不起真正的水泥師傅。他乃召集全校同仁商議解決途徑，終得出「求人不如求己」之道：各班導師帶領學生攪拌混凝土，溫校長自任大師傅，主任是二師傅，負責用工具把倒在地上的混凝土鋪平。就這樣把學校前面的道路造好了，也解決了師生上下學交

通的不便¹²⁰。

其二，溫興春在鳳西國中、明正國中、至正國中校長任內，為了要讓學生得到更好的照顧，在妻子鍾登美¹²¹（1929-）全力支持下，自掏腰包，每天中午準備熱湯讓教職員工午餐更豐盛、營養更均衡，也使得教學效果提高，學校風氣為之丕變¹²²。

其三，溫興春在中正初中代理校長任內，所有新進的教師，都由他聘任，他絕不收老師的一文錢，但是事先會與老師約法三章：必須早到輔導學生早讀，中午與學生一起吃午餐、午睡，下午放學後替學生課業輔導且不能收錢，能做到這三樣才應聘¹²³。

其四，1975年8月溫興春到明正國中就任校長後，聽說以前有老師的表現相當散漫，上課遲到15分鐘，下課提早15分鐘，是很平常的事情。他苦口婆心，請老師們一一到校長室面談，每天巡堂，不論早自修或正課巡堂發現老師不在教室，就請由他帶去的班底到教室代替該不在教室的老師督導學生¹²⁴。如此，經過一段時間的整頓，明正國中的陋習逐漸改善，校務邁向正常軌道。

（二）溫興春的教育理念

溫興春自己曾表明：「教育是我一生的志業」¹²⁵，「我一向對教育事業有一份使命感」¹²⁶。基於這樣的人生信念，他無論是在各級學校教師、主任、校長任一職務上，莫不秉持教育專業施教、

¹²⁰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50。

¹²¹ 有關鍾登美的生平，可參見曾慶貞、張添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中之〈婦女誌·DIY養雞事業的鍾登美〉（頁280-281）。

¹²²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20。

¹²³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46-47。

¹²⁴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57。

¹²⁵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36。

¹²⁶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75。

治校，故贏得諸多佳評，傳芳杏壇。其教育理念可羅列為下面四項：

1.擇優聘任教師，強化師資陣容

溫興春歷任多所國中、高中職校長，在聘任教師方面，始終堅持原則，他說：

我覺得要把學校辦好，校長的理念和作風非常重要，除了要有犧牲奉獻的精神外還要行得直、做得正才能不畏權勢。我聘請學校老師時，不管是誰來關說都沒有用，如果是自己來找我的或者是學校聘用的，我會先和他們講好一定要督導學生早自修，中午要帶便當來跟學生一起吃飯，學校會準備躺椅，讓老師和學生在教室午休，學生如要參加各項活動或比賽，老師要陪著學生，課後補習不能向學生收錢。我向他們要求、拜託，所聘請的老師大都是師範大學畢業的，而我又是老學長、老前輩，教師們都很配合¹²⁷。

這裏，強調自己行得直、做得正，所以不怕得罪權勢者，表現了教育家的風骨。

1961年，溫興春擔任剛成立的美和中學教務主任時，學校當局委由他全權聘請師資。他有心把美和中學辦成南臺灣師資陣容最佳的學校，於是親自到屏東中學、屏東女中、高雄中學、高雄女中等名校去挖角，以原來的一倍半高薪聘任。他只要聽聞有哪一位教師比較優秀，就馬上前去懇求、禮聘。所以當時到美和任教的都是一流的教師，除一位是中興大學畢業，其餘都是省立師範大學（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本科系畢業的¹²⁸。例如陳癸森¹²⁹

¹²⁷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51-52。

¹²⁸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42。

¹²⁹ 陳癸森，臺灣澎湖人，教育文化工作者、作家、政治人物，曾任立法委員、總統府

(1934-2014) 賢伉儷是溫氏從高雄中學聘請來的；鍾毓田老師則是從北一女延攬過來的。

2. 推行榮譽制度，深化品德教育

在人性論上，溫興春抱持性善論，他說：「我覺得讓學生懂得自我尊重，自我信任，自然就會很自愛，人性本善，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¹³⁰。」他甚至認為，「每一個學生都是璞玉¹³¹」，只要適性教導，他們都可以開展潛能，發光發熱。植基於這種信念，溫興春任鳳西國中校長五年，推行榮譽制度，成為該校特色。該制度首先在員生消費合作社實施，合作社不再雇用專人販賣，請社員先將所販賣的貨品像番茄、橘子大小分類，標好價格貼在箱子旁邊，其他像是餅乾或文具也一樣，都用標籤寫上價格，然後旁邊放一個投幣箱，學生自由取用，再把錢投進箱子，完全無人看管。剛開始實施時第一天短缺七元，次日多了七元，日復一日，結算之下並無虧損，榮譽制度有成，學校建立了口碑¹³²。

合作社的榮譽制度施行一段時間後，溫興春接著推動學生榮譽考試制度。他說：

我們的想法是一個人應該要有自尊心，不要養成什麼事都要別人監督才行的壞習慣；而有了自尊心，就會有自信心。讀書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家長、也不是為了別人，必須自動自發才能讀好書。……這個辦法實施之後，學校的大、小考試都是無人監考，由學生自我約束，學生自己跟自己比，效果非常顯著¹³³。

國策顧問等。

¹³⁰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 58。

¹³¹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 73。

¹³²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 52。

¹³³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 52。

據他說，這項創舉引起一些學校效法。從教育學盱衡，此一考試榮譽制度，對於激發學生榮譽感，培養自我負責、自我肯定的態度，以及潛移默化堂正之人格等，應都有正向意義與作用。

3.力倡奉獻精神，發揚優質師道

溫興春既有進步的學校行政理念與作法，又有務實的教學見解。他一再呼籲為人師者要多多學習「過去的日本老師比較有奉獻的心」，能從學生的立場，「以愛的教育為出發點」，來幫學生解決問題¹³⁴。他舉例道：

我（高樹公學校）三年級的導師是日籍女老師西鄉阿沙。……她是一個很有愛心又很認真的好老師，不僅用心指導我們功課，班上有福佬同學衛生習慣比較差常不洗澡全身髒兮兮的，老師也會幫他們洗澡、剪指甲，我至今都很懷念她。……四到六年級的導師則是……高淵武老師，他是日本岡山縣淺口郡寄島町人。……老師會把學生帶到宿舍去教學生洗澡，……還曾在宿舍前空地種植蔬菜、甘蔗分送給學生。高淵老師從早讀就陪我們讀書了，中午則帶便當來跟我們一起用餐，老師也很重視生活常規，教我們坐姿、拿筷子與吃飯要注意的禮節。……為了讓我們有乾淨又安全的水喝，老師每天親自到水源頭放水，並且請警察禁止居民在水路上洗衣服、放牛等以免汙染水源¹³⁵。

溫氏總結日籍老師的教育精神並與臺籍教師略作比較言：「我覺得臺灣籍老師和日本籍老師的教學心態差很多，日本籍老師真的有犧牲奉獻的精神¹³⁶。」溫興春後來自己為人師表，也將其童年得

¹³⁴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 87。

¹³⁵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 23-24。

¹³⁶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 24。

自日籍老師所薰陶的奉獻精神加以體現出來，他表示：「我從師大畢業當老師開始，就期待自己是一個盡職的老師，對於學生的週記非常重視。一字一句我都親自批閱，希望能對學生多一點幫助¹³⁷。」他強調「生活教育才是教育的根本¹³⁸」。因此，如何使學生有禮貌、守秩序、有公德心、有修養等，成為他施教的重心。

對於溫興春的教育行誼有深入認識的劉顯達¹³⁹在為《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作〈序〉言：

有些人認為溫校長要求老師犧牲奉獻，像是陪學生早自習、吃午餐、午睡、補習不能收錢、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等作法，在功利主義的社會下，標準好像高了一些，溫校長卻覺得這是老師最基本的道德修養。他說自己受日本教育的影響極大，在我看來這是我國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孔子不是強調「有教無類」¹⁴⁰、「不計束脩」¹⁴¹嗎？溫校長領導方式除了以身作則、嚴守分際，還有其溫馨的一面，比如中午為老師準備菜湯、提供導師午休的躺椅，加上他聘老師不收紅包，並且事先約法三章……等，這些都是讓老師們願意無怨無悔付出的因素¹⁴²。

這段序言，頗能掌握溫興春的教育理念與實踐之風格與特質。接著，劉氏將溫氏的這些風格與特質，概括於教育奉獻精神，他說：

先生（溫興春）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在教育界一直扮演著龍頭的角色。不管是肩負創校工作或者臨危授命，先生均能化腐

¹³⁷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 87。

¹³⁸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 87-88。

¹³⁹ 劉顯達，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碩士、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植物病理學博士，歷任屏東科技大學校長、美和科技大學校長。

¹⁴⁰ 語出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衛靈公第十五〉，頁 168。

¹⁴¹ 語出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述而第七〉。原文是：「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頁 94）

¹⁴²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 5。

朽為傳奇。從表面上看來，先生好像是教育界的一個福將；但認真剖析，先生的成功在於對教育的真知灼見和實踐精神，再配合無私無我的奉獻精神，這股赤誠感動了師生，大家在感動之餘，戮力以赴而所激發出來的結晶¹⁴³。

這段總結性的話，是相當有見地的，勾勒出溫氏踐行師道奉獻精神而起到的鉅大正面效應。

4.代表民意發聲，建構教育鴻猷

溫興春任立法委員期間，是教育委員會召集人，力主促成國立屏東商專設校¹⁴⁴，以平衡南北教育發展；爭取在屏東恆春半島設立國立海洋博物館（即後來的海生館）¹⁴⁵；要求教育預算應符合憲法之規定（15%）¹⁴⁶，以提升教育品質；要求各級學校重視學生「營養午餐」¹⁴⁷，以維護下一代健康；要求教育部重視各學校圖書館教育¹⁴⁸，以建立書香社會；希望政府以「國家賠償法」處理學生意外事件，以保障學生權益¹⁴⁹；要求教育行政單位及學校重視特殊教育¹⁵⁰，以照顧弱勢學生；籲請屏東設考區，以達到考試公平性¹⁵¹；為私校教職員福利請命¹⁵²等。凡此皆攸關各級各類學校教育朝更健全更進步方向發展的建議與呼籲，這些對教育工作、教師、學生及家長等都有莫大助益。

¹⁴³ 曾彩金總編輯，《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頁4。

¹⁴⁴ 溫興春，《溫興春問政錄》，頁1。

¹⁴⁵ 溫興春，《溫興春問政錄》，頁23。

¹⁴⁶ 溫興春，《溫興春問政錄》，頁64。

¹⁴⁷ 溫興春，《溫興春問政錄》，頁62。

¹⁴⁸ 溫興春，《溫興春問政錄》，頁84。

¹⁴⁹ 溫興春，《溫興春問政錄》，頁87。

¹⁵⁰ 溫興春，《溫興春問政錄》，頁95。

¹⁵¹ 溫興春，《溫興春問政錄》，頁99。

¹⁵² 溫興春，《溫興春問政錄》，頁103。

七、結論

綜上可知，高屏六堆地區，是承載客家文化的重鎮，保留了相當多的以教育為中心的敬文重教文化，有其特色。他們往往以接受高等教育作為個人潛能開展的憑藉，並以從事教育工作作為服務桑梓、奉獻社稷的媒介，體現出一種注重內在價值的文化精神，而有別於工商掛帥、唯經濟功利是瞻的傾向。出生於高雄美濃的李添春、俯仰於屏東內埔的鍾國珍、徐傍興，以及屏東高樹人溫興春等四位，都有豐碩的教育實踐與教育理念，可為高屏六堆地區客家典範的教育人物。

本研究以文本分析法為主，輔以歷史研究法，分別探討高屏六堆地區客家教育人物李添春、鍾國珍、徐傍興、溫興春等四人的教育志業，剖析其教育思想內涵。本文發現，小沙彌出身的李添春，經由勤學勤修，無論在早期臺灣佛教史或是在農業學術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詣。其教育生涯主要在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開授課程、指導研究，並從事政府委任工作與社會專業服務，成就頗大，貢獻良多。在教育蘄向上，他樂育英才為國用；在教育原則上，採取人格感化為優先；在師道信念上，視師表原來是牧牛家；在鄉梓教育上，多元襄助迪後生。

師範學校出身的鍾國珍，先有小學校長歷練，後在國家遭受強敵侵逼時期，投入軍旅，竭盡己力救亡圖存。抗戰勝利後，膺任地方縣長，主持縣政，條理井然，在基層教育事業上，有所建樹。惟不久，赤幟狂飈，河山變色，乃隨政府播遷來臺。後半輩子落腳內埔，重拾生命的最愛——為人師表，樂在其中。在教育本質上，他強調讀活書才有實用價值；在教師角色上，宏揚孔夫子師道精神；在子女教育上，力行務實的親職教育。

名醫出身的徐傍興，歷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教授、中山醫專校長、美和中學創辦人、美和護專創辦人兼校長，不但有功於醫學教育、護理教育，也裨益於子女教育、地方教育，同時貢獻於棒球運動，為國爭光。在教育動機上，源於無私無我的教育精神；在教育作風上，踐行以校為家，同師生起居與共；在領導格局上，充分體恤教師生活，鼓勵在職進修；在學生輔導上，倡導三不主義教育觀，視學生如己出。

商人家庭成長、茁壯的溫興春，大學選擇教育系研修，一輩子與教育大業緊密連結。歷任多所中學教師、主任，數所國中校長、兩所高中職校長、教育立委、美和護專校長等，被稱為校長頭，其來有自。他在各校校長任內，都有績效甚高的方案與措施，每每贏得口碑。他擇優聘任教師，強化師資陣容；推行榮譽制度，深化品德教育；力倡奉獻精神，發揚優質師道；代表民意發聲，建構教育鴻猷。

要言之，李添春、徐傍興、溫興春等三位成長於日治時期，而鍾國珍係在中國福建武平，經歷剿匪、抗戰、國共鬥爭等階段。他們在戰後，都致力於臺灣教育工作，或擔任中小學教師、主任、校長，或扮演中學、大專創辦人、校長，莫不孜孜踐行教育專業與倫理信約，矻矻於學校教育的改進與革新。他們熱愛教育，講求師道精神，奉獻杏壇，用時下的話語，說他們是「教育達人」，應是適切的。

參考書目

一、古籍部分

姚秦·鳩摩羅什譯，1997，《佛遺教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大正藏》第12冊。

姚秦·鳩摩羅什譯，1996，《法華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大正藏》第9冊。

唐·釋道宣，1996，《續高僧傳》。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大正藏》第50冊。

宋·釋普濟，1988，《五燈會元》。臺北：文殊出版社，《禪宗全書》第8冊。

宋·朱熹，1985，《四書章句集注》。高雄：復文出版社。

二、今人論著部分（依作者姓名排序）

卜國光，1985，〈臺灣少棒運動功臣徐傍興博士〉。載《傳記文學》第47卷第2期（1985年8月），頁30-34。

卜國光，1996，〈追懷徐傍興博士〉。載《六堆雜誌》第56期（1996年8月），頁3-8。

尹章義，2008年，《萬巒鄉志》。屏東：萬巒鄉公所。

王金塗、蘇月琴編，1995，《高雄縣人物軼事傳說》。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王紹卿等編纂，1997，《重修屏東縣志·卷六人物志》。屏東：屏東縣政府。

王淑慧、蔡明坤，2003，〈徐傍興和他的志業（1909-1984）——以教育事業為例〉。載《第二屆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美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頁 108-132。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一覽表》。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江燦騰，1997，《臺灣當代佛教》。臺北：南天書局。

伊能嘉矩著，江慶林等譯，2011，《臺灣文化誌》下卷。臺北：臺灣書房。

宋美盈，2004，《徐傍興與臺灣六堆客家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宋義達，2001，《麟洛採訪冊》。屏東：自刊本。

吳振賢，2004，《客家人的教育觀——以美濃地區客家人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 1-16。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邱日盛，2003，〈回憶——美和中學創辦人徐傍興博士在教育方面的貢獻〉。載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頁 138-146。

邱貴雄，2004，〈團結客家、重振徐傍興精神〉。載《六堆雜誌》第 104 期（2004 年 8 月），頁 22。

邱麗珠，2001，〈辦學績優的大番薯教育家——溫興春〉。載《六堆風雲》第 92 期（2001 年 11 月），頁 20-23。

- 李允斐、鍾榮富、鍾永豐、鍾秀梅，1997，《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高雄：高雄縣政府。
- 李明恭，2001，《竹田鄉史志》。屏東：自刊本。
- 李添春，1931，〈齋教概說〉。載《南瀛佛教》第9卷第1期（1931年1月），頁61-71。
- 李添春，1934，〈寺廟管理人制度批判〉（一、二、三）。載《南瀛佛教》第12卷第1、2、3期（1934年1、2、3月），頁6-9；頁7-11；頁25-26。
- 李添春，1940，〈臺灣佛教的特質〉（上、下）。載《南瀛佛教》第18卷第8、9期（1940年8、9月），頁8-17；頁13-21。
- 李添春，1956，《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組。
- 李添春，1960，〈臺灣的齋教與教匪〉。載《臺灣佛教》第14卷第10期（1960年10月），頁4-7。
- 李添春，1962，〈臺北地區之開拓與寺廟〉。載《臺北文獻》第1期（1962年6月），頁67-76。
- 李添春，1965，〈佛學概論導言〉。載《中國佛教》第10卷第3期（1965年11月），頁12-14。
- 李添春，1968，〈臺灣住民之家神及其對神之觀念〉。載《臺灣風物》第18卷第2期（1968年4月），頁9-14。
- 李添春，1971，〈臺灣道教〉。載《南瀛文獻》第16期（1971年6月），頁39-52。

李添春，1971，〈臺灣佛教史料——上篇曹洞宗史〉。載《臺灣佛教》第 25 卷第 1 期（1971 年 11 月），頁 5-29。

李添春原修，王世慶整修，1971，《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李添春，1973，〈禪的人生觀〉。載《新覺生》第 11 卷第 8 期（1973 年 8 月），頁 9-12。

李添春，1978，〈世界佛教的現狀〉，收於張曼濤主編《歐美佛教之發展》。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84 冊，頁 20-38。

李添春，1978，〈華嚴學在佛教教理史上之地位〉，收於張曼濤主編《華嚴宗之判教及其發展》。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4 冊，頁 357-360。

李添春，1979，〈外國人心目中的俱舍八年〉，收於張曼濤主編《俱舍論研究》。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51 冊，頁 49-54。

李添春，1979，〈天臺教學的特色〉，收於張曼濤主編《天臺學概論》。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55 冊，頁 176-180。

李添春，1979，〈明末清初的臺灣佛教〉，收於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87 冊，頁 57-74。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1984，《李添春教授回憶錄》。臺北：冠芳印刷公司。

- 李壽和，1984，〈我最敬愛的李添春先生〉。載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102-104。
- 李蘭海、曾慶貞訪問記錄，2007，《六堆客家教育人才口述歷史：黃性善先生訪問記錄》。屏東：屏東縣客家聯合扶濟發展會。
- 何來美編，2011，《客家身影：客家典範人物》。新北：聯合報公司。
- 林正慧，2008，《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 林竹貞，2010，《六堆忠義祠與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松友，1994，〈追念徐校長〉。載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41-43。
- 林瑞景，1997，〈憶記擔任教務主任時的溫興春先生〉。載《六堆雜誌》第 61 期（1997 年 6 月），頁 33-34。
-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記錄，2016，《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美和中學編，1994，《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屏東：美和中學。
-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1997，《美濃鎮誌》。美濃：美濃鎮公所。
- 洪馨蘭，2011，《敬外祖與彌濃地方社會之型塑：圍繞一個臺灣六堆客家方言社群之姻親關係所展開的民族誌》。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徐宏志，2007a，〈徐傍興博士生平〉。載《六堆雜誌》第 124 期（2007 年 12 月），頁 25-27。

徐宏志，2007b，〈徐傍興博士傳拍電影之淺見〉。載《六堆風雲》第 125 期（2007 年 11 月），頁 35-38。

耿殿棟，1985，〈悼念徐傍興教授逝世一周年：他是創辦美和中學和護專及倡導美和棒球奉獻一生的外科醫師〉。載《傳記文學》第 47 卷第 2 期（1985 年 8 月），頁 24-29。

高賢治編，林普易、李添春等著，1995，《臺灣宗教》。臺北：眾文出版社。

涂順振，2008，〈徐傍興：奉獻鄉梓的教育家〉。載國立教育資料編《教育愛：臺灣教育人物誌Ⅲ》，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頁 79-96。

張伊蓉，2013，《高雄市美濃區龍肚鍾富郎派下伙房、伯公及菸樓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典婉，2004，《臺灣客家女性》，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張添雄，2003，《高屏六堆客家的歷史文化與民情風俗》。國立臺灣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添雄，2007，〈屹立臺灣教育界的溫興春校長〉。載《屏東文獻》第 11 期（2007 年 12 月），頁 186-200。

張樂陶，1993，《中國現代史》。高雄：復文出版社。

張維安、徐正光、羅烈師主編，2008，《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臺北：南天書局。

陳城富，1994，〈德馨美和懷賢人〉。載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58-64。

葉倫會，2014，《臺灣客家人的故事（三）：校長的故事》。新北：普林特印刷公司。

郭維雄，2003，〈一代良醫兼良師〉。載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頁 107-125。

郭勤有總編輯，2004，《六堆客家傑出人才口述歷史》。屏東：屏東縣內埔鄉松柏長青協會。

曾美芳，2014，《客家宗族對地方發展的影響——以後堆內埔的江南戶鍾氏為例》。屏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彩金總編輯，2008，《六堆忠義祠人文與歷史》。屏東：六堆忠義祠。

曾彩金總編輯，2006，《溫興春校長口述歷史訪談紀錄》。屏東：六堆文化研究學會。

曾彩金總編纂，2001a，《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六篇教育篇》。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

曾彩金總編纂，2001b，《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八篇藝文篇》。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

曾彩金總編纂，2001c，《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十一篇人物篇》。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

曾純純，2005，《書寫客家生命：六堆鄉賢回憶錄》。臺北：南天

書局。

曾喜城編，2003，《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屏東：屏東縣屏東平原原鄉文化協會。

曾寬，2007，《故鄉：大將徐傍興博士》。屏東：六堆客家會。

曾慶貞、張添雄，2007，《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屏東：屏東縣客家聯合扶濟發展會。

彭榮傑，1984，〈李添春教授與泰北高中〉。載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90-92。

傅慶騰，1984，〈李添春教授的回憶〉。載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93-95。

童福來，1984，〈永懷李添春教授〉。載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116-118。

黃建德，2004，《萬巒鄉客家聚落嘗會之研究》。國立臺南師範學院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國忠，2003，〈徐傍興博士的教育精神〉。載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頁 103-106。

黃森松，2006，《美濃鎮百家姓：美濃鎮姓氏源流、老夥房和新廳下》。高雄：今日美濃雜誌社。

黃森松，1993，《美濃人物臉譜》。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黃鴻松，2005，《全球化衝擊下鄉土教育深化之研究——一位美濃社區教師的詮釋》。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

奧田彧、李添春，1940，《海南島農村經濟論》。臺北：野田書房。

奧田彧、山分一郎、李添春，1941，《海南島土地制度調查復命書》。
臺北：臺灣總督府。

溫春蘭，2007，〈溫興春春風化雨半世紀〉。載《客家》第 224 期
(2007 年 3 月)，頁 54-56。

溫興春，1989，《溫興春問政錄》，屏東：自印本。

溫蘭英總編輯，2014，《溫興春校長文物集》，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

蔡明坤，2004，《徐傍興與他的志業（1909-1984）：以美和棒球隊
為例》。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主編，1998，《新個客家人》。臺北：臺原
出版社。

楊碧川，1997，《高雄縣簡史/人物志》。高雄：高雄縣政府。

簡炯仁、陳謹瑛、林秀昭，2007，《高雄市客家史》。高雄：高雄
市文獻會。

簡炯仁，2001，《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屏東縣政
府文化局。

劉正一編，1989，《長治鄉志》。屏東：長治鄉公所。

劉盛興，1997，《六堆客家鄉土人物誌》。屏東：屏東縣立文化
中心。

劉榮標，1984，〈訪問日本之李添春教授感想〉。載李添春著，陳
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83-86。

劉還月，2002，《臺灣客家風土誌》。臺北：常民文化事業出版公司。

劉還月，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劉還月，2000，《臺灣的客家人》。臺北：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鍾壬壽，1975，《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長青出版社。

鍾永發，1993，〈溫興春與美和護專〉。載《六堆雜誌》第39期（1993年9月），頁24-25。

鍾永發，1994，〈教澤貽徽——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大會〉。載《六堆雜誌》第44期（1994年8月），頁55。

鍾孝上，2004，〈徐傍興博士是大中國主義者〉。載《六堆雜誌》第104期（2004年8月），頁24-25。

鍾秉光，1994，〈徐校長二三事〉。載美和中學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頁34-36。

鍾秀梅，2013，《臺灣客家婦女研究：以美濃地區鍾、宋兩屋家族婦女生命史為例》。南投：臺灣文獻館。

鍾怡彥，2014，《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鍾國珍，佚年，《武平縣志資料彙編》。高雄：興華印刷所。

鍾國珍，1976，《堅苦奮鬥的回憶》。屏東：內埔印刷局。

鍾國珍，1989，《志廬文稿》。高雄：興華印刷所。

鍾鐵民，1984，〈我所認識的長者李添春教授〉。載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127-130。

蕭盛和，2004，《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以高雄縣美濃鎮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釋聖嚴，1990，《牧牛與尋劍》。臺北：東初出版社。